雷淵集 十

碑銘
墓誌

共十五

霅淵集卷之十九目錄

碑銘

雷淵集卷之十九

碑銘

弘文館典翰 贈吏曹判書松坡南公神道碑

銘并序

嗚呼天下之亂久矣臨亂而著其節者衆矣當其世人固莫敢誦其義後之尚義之徒又不能發明其事遂至湮滅無傳若是者其可悲也已在 國朝有若松坡南公以直諫死燕山之世而史傳無甚稱焉余甚悼焉公諱世周幼受學於仲父集賢公嘗讀史至三仁事問汝當其時將孰從公應聲曰願從比干集

賢公嘿然心奇之及長卓犖不群所與遊皆知名士
弱冠選進士 成宗十八年擢甲科選入翰林歷政
府舍人吏曹佐郎弘文館典翰風議慷慨同列莫敢
望焉未幾 成宗薨燕山君立畢齋金文簡公松堂
朴文穆公知國事將危相繼謝病去要公同歸公謝
曰我世臣也國之存亡義無異同公等去矣吾志決
矣仍泣下數行二公嗟嘆而去及甲子禍作擧朝惴
慄無敢言者公獨抗章辨畢齋諸賢之寃子光欲殺
之主素重公名只削其職乙丑又叙爲典翰一時名
賢皆盡主狂淫益恣公益決以死諫家人涕泣勸止

皆不聽開戶草疏歷言主過失以上之主大怒縛公
置殿庭中列馬槽其前裸宮女爲淫戲故令公見之
公發聲哭三日不止主益怒竟拷掠以死死時年六
十居無何 中宗反正諸寃死臣悉 命旌褒而
特贈公吏曹判書嗚呼公之一死已決於答二公之
言而至是始酬其志矣凡爲人臣者雖千載之遠誦
其言而想其心夫孰不扼腕而增氣也槩公忠義之
性得於秉彛之全而學問以充擴之師友以匡直之
患亂而增益之卒以一死而成就之類非一朝感慨
殺身者比此其所以爲難也獨恨禍餘文獻蕩然無

徵甲乙丙疏俱不傳于世然竊意公疏中舉裸女淫戲之事而力諫之故廢主之怒尤激於此歟嗚呼悲哉公字仁父其先英陽人至尚書僕射侹甫分籍為固城人自僕射四傳而至兵曹判書琴五傳而為集賢太學士秀文事 太宗 世宗為名臣其季曰益文舉進士隱居不仕是公之考也配李氏瑞城副正德植女有三男長大年癸奉次鳳年執義次虬年直提學公之葬在高陽而墓石無文公七世孫生員大有始裒集公遺事乞銘于余將以樹諸墓道銘曰

南李維固公世厥芬勵翼明朝義色昌言彼狡敗度

青社其墟哲人見幾謂我同車豈不懷歸哀我 先
王畢義自獻 一云追往事居 矢言偕亡忠符引圖禍憯剖心
一體成仁萬世共瞻 聖主褒贈榮賁九原我銘穹
石用勸爲臣

工曹判書花山君 贈左贊成諡忠毅權公神
道碑銘并序

萬曆壬辰 昭敬王二十五年倭人来寇兵鋒銳甚
嶺南爲下陸首路永川嶺南之衝縱之爲焚掠伏之
爲巢窟握節腰符之臣望風奔潰無敢發一矢嚮賊
者時則有權公應銖以閭井一匹夫忼慨奮義躬嬰

矣凡七年之中大小數十戰而卒能蕩其腥穢復我袵席君子謂當時討復之功海防李忠武為烈在陸莫與公上下者信哉公少有大志聞藩胡作亂歎曰使有一男兒在乃使醜類猖狂乎遂投筆業弓馬踰年而得第調訓鍊院副奉事防戍義州還無推遷者久之不得官隸左水使朴泓幕下及倭陷東萊數為泓言計不用遂去之賊進攻蔚山兵使李珏棄城遁公聞之慟哭與弟應平鄉人李蘊秀行募兵得壯勇百餘人時賊已陷慶州連營至永川永無守遂入據之屯精銳二萬以掎角義城軍威大丘三路賊直六

百里鷄犬無聲公士新合器無堅銳徒以氣義相感激進與賊遲大洞敗之虜牛馬以益軍又蹙其游兵漢川矢殪三級斬十餘永川奴希孫聚衆爲盜與賊通公皆勦平之於是義城路絶矣當是時列郡義士鄭大任等擁兵無所屬聞公戰數勝皆帥衆來上書招諭使願得一人受節制招諭使金誠一檄公爲大將諸義兵咸屬軍聲大震公分諸將爲三殿以邀賊朴淵上奔之又追擊之名溪得馬及粮械以足軍於是軍威路絶公自將步騎千屯于古縣之沙川擊賊之潰入河陽者而大丘路絶矣公乃謂諸將曰永川

固不可玩割所將兵三千五百爲五部大任將前天賚將後海文炳爲兩翼書其旗曰倡義精勇軍公涕泣誓曰 行朝邈在西陲此正臣子效死之秋爾尚一心力滅賊賊不滅毋見父母衆皆泣曰諾又令曰亂言者斬見賊退五步者斬不用命者斬失伍者斬皆應曰諾遂進屯郡之楸坪分兵城外水道以困賊數日又進兵川南距城二百步止營曰耀兵不戰伺賊少怠仰射黑衣將踣之城上乘其擾麾師進薄之賊開門悉衆迎之師少郤公怒奮馬大呼馳且射直奔入陣中師復馳斬其驍將一賊少退會日暮收兵

明日又戰時賊尚強衆莫利先登公斬二人以徇士
皆股栗爭前大膊之城櫓下斬守堞者十餘級乃搥
門入遇覆于巷疾戰良久斬首數百公素明天象知
是日東南有風令軍豫具乾柴火藥至是因風縱火
官民室廬立燒盡賊氣索不能復戰相蹂躪抱持死
火中其逃火者爭投入水中水爲不流又遣兵守西
北隅有超城走叙斫之無一人走脫者遂復永川蘊
秀所引出者被虜男女可千餘齎藥與粮各復故土
懽聲動天地初公既克三路而列郡之兵械粮芻始
通於我賊援絶勢孤遂及於鐵三路賊爲永犄角者

聞永破皆捘營適去而嶺左全公之力也事聞擢公
兵馬虞侯諸將論功有差公欲遂取慶州潛兵趍河
陽夜襲破賊覆潰之還攻慶州應平力戰墜馬爲賊
擒公馬亦中丸死徒步奔陣上奪應平還賊相顧曰
此復永川將軍也直夜毁營而遁慶州復抬諭使之
觀察右道也道梗不得前公帥兵先引觀察使以濟
乃馳奏公智勇可令專一面毋爲人所制 上甚嘉
之移公左兵馬助防將合七郡兵截賊于聞慶之唐
橋公善射常喜用片箭中輒貫數人賊知公至即大
驚跳會朝廷以公代朴晉節度左道兵馬公知 上

見任重又聞賊犯 二陵益感憤自矢滅賊賊引輕騎三百日踔二百里逐逋賊之屯豐山者縶之安東城下提督李如松聞公善用奇兵奇之使人遺錦段龍硯摠兵劉綎屯八莒游擊吴維忠屯鳳溪公與郭再祐往議軍事摠兵勞之曰當令諸將曉兵機盡力國家無出將軍右者勉之時晉州之賊轉掠密陽栗林公簡死士四百夜擣其營殺其將威聲震江右以左防禦使進嘉善階轉本道兵馬左別將兼忠清道防禦使以 天子詔率所部赴天將營至彦陽間沿海賊入黄龍寺刼兵粮倍道還擊走之駐軍慶蔚間以

奇兵百嚇走賊帥清正于倉巖幾獲之未幾賊連兵機張東萊欲轉入延日興海公詗知之檄二縣授以方畧促兵至安康界搜賊果遇諸洪川令軍中勿妄發一箭吹簫鼓鍾鳴笳以示閒暇賊望見兵少麾兵来鬪我軍棄旗鼓佯敗走及兄江延興兵已屯江上左右夾擊之公還兵衝其前蹴賊于江中盡之捷聞上欲超公一資言者謂賞公不利和好沮之當此時倭酋行長陽與朝廷講和欲脫其王子俘者公謂此特以計愚我耳非情也憂憤疾作上疏乞解兵不許乃還軍慶州天兵之食公包粟三百以餉之賊掖大

丘之公山公用銳卒五百奪之旋以 命隷揔兵李
如梅戲下益以關北東二路軍馬尋移屬副揔兵解
生從至經理楊鎬陣中燒殺島山諸賊已而復屬提
督麻貴營而 天子又大發兵來帶甲十四萬宿留
南徼賊連戰不利氣益懾遂解去朝廷留公密陽梁
山之間屯田鍊卒以備後以防禦使兼密陽府使密
新去亂人戶空絶公至一年而兵民皆復大修孔子
廟率諸生釋奠豆如禮遍付義興衛副司直承 命
至松都餞饗天朝將士還京師即辭歸新寧故里驟
除寧邉府使內禁衛將兼司僕將訓鍊院都正黃海

兵馬使同知中樞府事御營中軍漢城府左尹皆辭
不就尋策討倭功賜號效忠仗義協力宣武功臣封
花山君進秩資憲以五衛都摠管召還及圖功臣像
上見公狀貌動人驚曰此為權應銖耶亟召見顧左
右曰肖哉肖哉嗟賞久之會盟已復辭去公素惡許
筠為人筠嗛之仍譖公恃功自恣下金吾治有大臣
明其誣赦出之會有倭釁拜公本道防禦使兼察理
使居一年倭請平而公亦解歸間除平安兵馬使摠
戎使工曹判書皆力辭不起戊申二月 宣祖薨將
赴哭京師公時已病子弟諫止之公泣曰君臣義重

此豈吾偃卧時耶旣至疾益篤以其秋七月終于客邸訃聞輟市朝賻祭如禮 特遣領議政李元翼臨弔百官會弔盟府十月葬于永川泉谷之原壽六十三 仁祖二年 贈公左贊成 肅宗十九年 賜謚忠毅嶺之人士追慕公功德為立祠龜川以時祀之公字仲平權氏之籍安東自太師幸始吏書佐郎偲牧使捌 贈參議處貞 贈參判鸞 贈贊成德臣即公之五世而三世滆 贈以公故贊成公娶通禮李云謙女以嘉靖丙午生公生之日太師廟玉笛自鳴為人磊偉負奇氣未嘗俯首治詩書然事親有

過人行在軍與下卒同甘苦喜推功與人故將士樂為用然至有違失當罪惟問法如何不為貴勢親暱撓戰而臨危奮躬以先士卒矢石交前而意氣愈厲故能得士死力常用寡敵衆而所震無堅焉公常以為多亂之世士不可無學及釋兵居閒築精舍龜川上購書籍庤資用聚鄉里子弟迎師以教之躬自勸課欣然忘倦時時意往忽出游山水僮馬蕭然若遺塵不返者朝廷屢以官名之卒不能起識者多其善居功云夫人安氏士人道女生一女適奉事曹紬繼夫人成氏參議德龍女一子遘司勇奉事遷萬戶迪

乙生側室出也遣四子山重山峻山厚山甫山重無子子山峻之次子震衡山峻子斗衡山厚子審衡山甫五子濟衡復衡益衡貴衡有衡震衡二子景中致中今之尸公祀者曰昌運景中子乞吾銘者曰光運致中子也銘曰

維天生亂亦出亂臣如稂如鑄匪後匪先龍蛇在昔蠻盜來洶孰敢王愾有赫權公公載在旂曰義與勇勇以謀成義無利動以擀三軍有歌有泣以撻群醜載震載礱允公峻庸實在全嶺最厥鞱畫莫奇復永辟如撲火必剗其苫截其芻延以熄中炎又如引水

必承之筧一其支流以受來潤贅癰既決我用翕張
滌其朽穢復我耕桑王曰來哉予懋乃庸公曰歸歟
職耳奚功載繹其鉞載角其巾國耻已刷臣志可伸
龜川之山有晏蒡棟公隱其几有絃有誦百中雖能
善止為難三命亦榮循墻為賢始以義起終以勇退
我銘在珉用昭厥晦

昌寧縣龍興寺碑銘 并序

距昌寧縣北四十里而山曰毗瑟寺于山之陽曰龍
興其始刱也自新羅國師道詵云盖詵以唐代宗時
入中國訪道於一行既東還廣設道場於名山以張

其教寺其一也歷新羅逮高麗累百年間驟經兵燹
寺亦墟焉有道人覺了與善男子郭恒募財而營之
寺之不廢二人力也故遂名了恒其徒之志也至萬
曆壬辰燬於倭寇獨羅漢一殿弗及火後二十餘年
山人智慧因而葺之像十六聖于其中又得古鉢菜
園中刻曰龍興於是始復其舊號云自是厥後代有
興作或剏或修日新月盛凡為堂者八為殿者六為
寮者六室二門二樓一環寺而菴焉者五齋湢有次
賓旅有位囷廩庖圊鐘鼓器寶之所環繞周匝以固
以序盖自說公至覺了六百餘年自覺公至智慧二

百餘年自慧公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凡九易國而是寺也乍廢旋興不易地不易號鳥革翬飛流丹浮碧巋然為東南之大伽藍豈不異哉 上之二十三年丁卯寺之僧體審清翕等伐石鳩工將樹碑以記其事介其徒慧澄謁余以文且曰吾聞夫子不喜佛然而仁者也吾徒之苦身窘形離性禁慾建立如是功果無他為 主上祈壽也為衆生徼福也夫樂助人為善仁者事也敢以是請余曰有是乎如爾言也四大吾且不愛況其言乎哉且余有戚戚於斯余觀佛之徒凡有營作其用功也勤其用志也專不如人之

能不伐己之勞不安茍成不求速效故能以小就大以難致易無不如其志者此曾子固所以有取於佛者而歎儒者之不若也夫天下國家之重孰與寺廟衣冠而食於君者孰與緇髡之衆其力勢之所及用物之周徧孰與行丐而畜聚之者顧今之儒者以天下之衆任天下之事果能殫其心齊其力不渝一時之利而成久遠之功如彼佛者之爲乎嗚呼彼徒持罪福勝大之說猶能得人死力乃儒者終身誦法聖人而臨事决議才足效一官義足動一人者或鮮矣其咎焉在不過曰各家其家而外天下耳此儒學之

所以不振而異教之所以滋熾也可嘆也已雖然侈於外者薄於内物不可盛老氏之深戒也今之廣張塔廟崇餙外觀亦安知不由於其道之衰也歟為之說將使儒者見而知所愧佛者見而知所懼云銘曰

紺宇之崔崔兮清衆之屯屯兮式如山式如雲鐘梵之殷殷兮栴檀之薰薰兮式如雷式如焚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兮夫孰知衆妙之門

羽化橋碑

丹陽郡治之南有川焉其源發醴泉還遶百折而為川由川而泝焉繚而為仙巖由川而沿焉放而入滄

浪凡丹之勝皆是水之爲也川舊有石橋圻湖之客
循竹嶺而左者必由是達焉然登橋而望林峀幽敻
磴沙倚潔如入天台武陵之路故好事者名之曰羽
化蓋羽化之名至今在漁童樵老之口然橋之亡實
百有餘年矣郡歲役民賦物架土木以狀橋而雨至
輒壞徒費而寡功行旅之病涉者彷徨愁歎指川而
怨詈嗚呼豈川之罪也哉今太守李侯子由蒞玆郡
三年既政成而民暇矣乃割廩僦工葦石疏溝謀以
復橋之故者民爭歡趨之壯者出其力老者出以粟
嶺之南二三州縣亦捐財以助費甫三月而功告訖

其制爲三門象偃虹以跨川崇三丈廣可并馬橋之名仍羽化架橋而樓焉翼然峙乎清流溶漾之中以攬邑中之觀者曰挾仙此又古無而今有也於是夏秋民不畏水冬春弛造杠之費而四方遊觀之士曳杖逍遙於橋之上解帶偃仰於樓之中忽焉若飄浮上騰與羨門安期揖讓於埃壒之外寧不奇哉旣而李侯請余記其事以鐫諸石余悅玆舉也又欲繼侯至者無廢前人之功而嗣以理之故樂爲之言記余十數年前置酒鳳棲亭上欲登所謂羽化橋者而流水而已乃歌曰仙之遊兮雲英英仙不來兮風珮鳴

我頤從之兮川無梁客笑曰羽化者亦有待耶余曰有御風乘鶴非有待者歟相顧大噱令李侯又欲待吾文以遺其跡無乃重為客所笑乎聊為附記其說以脩仙家一謔若夫溪山之好臨眺之樂余雖老矣尚待登摟而賦之

副正趙公旌閭碑

余嘗讀冶隱吉先生傳曰麗氏之末通喪之制不行士大夫喪其親者皆百日即吉惟先生及圃隱鄭先生廬墓喪三年而當時士友亦有行之者竊以為孝與忠一致為孝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則其為忠必

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二先生所立之卓爾蓋自有所
本焉獨恨夫士友之失其名不得與之並傳也及後
得徵士金君所著虞谷趙公墓表而讀之盛稱其忠
孝大節當世知德之士已與冶隱同稱而其生也又
與二先生同時向所謂士友者豈非公歟公諱瑜淳
昌人有至行幼喪母能致哀謹禮居後母憂亦如之
父歿躬負土營葬蓋前後皆服三年而日省于墓甚
風雨不廢也始以進士及第仕麗朝至副正麗亡
國朝屢以官徵之至檢校漢城尹皆不就 世宗嘉
之表其閭曰孝子前副正趙某之門其書麗朝官者

示不臣用成公志也嗚呼以食稻衣錦之不能安而
寧背一世之所行以徇其心推是心以食周之粟爲
恥而又背一世之所趨以行其志雖伯夷之行不過
求其心之所安而得之而已若公可謂信道獨行之
君子歟公始居淳昌之虎谷後徙順天之謙川以終
肅宗時湖南之士慕公之德立祠以俎豆之舊有旌
閭之碑世遠石弊幾不能文子孫謀所以新之者使
宗人夢臣來京師屬不佞記其陰不佞曰昔孔子題
延陵季子之墓八言而已自孔子至今累千世無敢
以一字加焉者然季子之賢昭於天下猶日星焉今

使舉世之人人操筆書公之賢豈有加於 聖祖之所命者乎旣言其孝矣亦著其忠矣凡言之褒重於九鼎而小子曷敢贊焉夢臣曰雖然宗人之願也於是謹摭遺事若干言俾歸而刻焉公有二子叅議斯文節度使崇文叅議子智山能世其家與弟三人相友愛有淮江大衾之風節度與其子哲山父子俱與六臣事及於禍余故附書碑末以見公之忠孝不獨善其身而又以成敎於家者如此余之書此不獨爲其子孫榮而將以爲邦國之光云

吏曹叅判沈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聖希字西天沈氏之籍青松自高麗衛尉丞洪
孚後世有諱德符佐我　太祖封青城伯謚定安定
安公子安孝公温孫恭肅公澮仍三世爲相而　世
宗昭憲后安孝公女也沈氏遂爲三韓巨閥恭肅孫
舍人諱順門用直諫死燕山時舍人子修撰諱達源
與趙文正諸賢忤權奸坐廢沈氏遂以名節著至禮
曹判書孝簡公諱諿應教諱東龜副提學諱攸三世
以文章顯公于副學公曾孫也祖諱漢柱高陽郡守
贈吏曹參議考諱鳳輝綾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妣
洪氏禮曹參議柱國女也公以　肅宗十年甲子生

端好有遠器副學公奇愛之命小名曰文度弱冠選
進士入掌太學議先是遂菴權文純公序市南俞文
忠公所編家禮源流深斥尹拯背師至是拯黨方嚮
用李真儒發其事 肅宗命取序文火之公倡多士
抗疏以為焚坑禍將由是爲漸仍極論真儒之罪被
嚴旨與諸生捲堂去未幾拜 翼陵叅奉踰年遭母
憂去今 上元年中增廣丙科以注書移
書選入藝文館檢閱時群小復用事公以不行新薦
削職尋叙陞慶尚都事不赴遷司諫院正言會逆寇
甫平 上頻思用舊臣而士大夫得除 命輒逡巡

不起譴斥相屬公乃上言曰者在外諸臣奔走　國
難來聚　輦下而其秉執之大義未嘗伸所被之罪
名未見白情地危亂今猶前也迨夫大亂既定各自
引退亶出自靖之義而　殿下逆疑其爲黨　辭敎
迫切無異奴隷之詬詈官爵羈縻殆同牛馬之縛束
臣恐九經之義自今日廢矣不納久之拜　世子司
書遷司憲府持平露章劾權詹縱賊犯闕坐觀成敗
宜用軍律權益寬交通凶逆情狀昭著而徑請酌處
其按獄諸臣宜置重勘李亮臣吳瑗尹淳和慷慨言
事投竄非罪並宜收還不納尋選入弘文館爲副修

撰見權兇顓國上疏言殫忠盡節之臣騈戮於辛壬
誣君禍國之言橫肆於戊申倫綱幾絶而僅續 宗
社幾危而獲安此特幸耳謂冝君臣上下動心懲創
而逆黨之鋤治者止於脅從附麗根柢不拔憂虞未
艾臣竊危之疏入 命竄極邊頃之有以親老聞
特命放還居二歲始叙入館職凡五六遷而終不拜
驟下 嚴敎督出以校理侍講引文義指切時政
上頗嘉納旣而與同僚上劄曰辛壬大臣之捨命殉
國 聖明之所深隱故嗣服之初首擧愍典矣間因
朝著進退追罷至及於泉壤是鏡虎雖誅其論尚行

也及今餘孽造亂逆節畢露則四臣罪名理宜 夬
賜伸雪而廊廟之上兇論益肆上脅下制血戰公議
使同事同禍之人或伸或否此其故何也蓋以為四
臣皆伸則欺蔽搆誣之罪自有所歸故伸其二以少
答公議留其二以為自脫之地噫爵秩與奪何與於
兩臣之朽骨而獨未知玆事屈伸關係於何地歟
上怒甚不 賜批公惶恐迸出城外會濟州饑 命
公監賑公殫心賙濟所全活甚多歷條島民疾苦為
八艱圖以進 上嘉之尋遷司諫院獻納由吏曹佐
郎轉正郎兼校書館校理漢學東學教授歷執義司

諫諸寺正丁牧使公憂服除由應教擢拜承政院同
副承旨出尹廣州治有聲時湖西伯缺公首剡薦
上曰沈某南漢之治甚異爲廣民且留之踰年入大
司諫尋拜關東觀察使秩滿又入大司諫轉大司成
振剔弊蠹以贍儒廩相臣請久任以責成效久之出
觀察嶺南嶺南大藩簿訟塡委公剖斷如流必挈其
要槩歲滿入參議戶曹進秩嘉善大夫觀察關北其
治如嶺南明年入爲司憲府大司憲遷漢城府左尹
同知 經筵義禁府以備局堂上句管北道機務歷
戶工曹參判都承旨充陳奏副使以病解旋拜吏曹

叅判被不悅者疏詆力辭遞由禮書叅判改大司憲未幾遇疾卒丁卯五月戊申也壽六十四 上悼甚曰沈某廉勤可惜 賜吊祭如禮葬于長湍長西里負子之原公性姿端良才識敏達內行甚篤牧使公鰥居多疾自衣服飲食必身撿其寒温甘淡以時進常居牀簟下服勞如僮兒痛母氏之不卒養遇諱日輒衣母所縫裹衣以祭之哭泣之哀與祭者爲出涕寡嫂單居無依公爲賃一小屋迎其私親居之尋以冒入閭家當抵罪公曰吾爲嫂賃屋耳彼何罪使長子詣司敗首罪 上聞甚嘉之 命勿問季弟善病

手撿藥物恒惴惴視若嬰兒宗族貧者爲舉其婚喪
如治家事遠近咸歸之及卒皆相弔曰吾屬無祿矣
孝簡公已下墓儀多缺公殫誠拮据置戶樹碣必自
遠及昵曰不及吾有力懼子孫彌遠彌懈也祖妣李
夫人兄弟窮不能家以田民之自李來者幷其券還
之以助其祭始恭肅公幼遭家難逃養于嶺南康氏
恭肅公事康氏如事父公按嶺南詢其塚改封以祭
之立石紀其事孝簡公伯氏同阡而墓而無後不祀
公以百金買田使庶弟尸其祀盖以父母祖考之心
爲心而推而廣之無不盡其力焉待人子諒善恕慮

事周密兼聽而能斷故屢典藩府多所興作而民不
煩而事擧人服其器能在三司事有難平而人所囁
嚅公則盡之至於屢躓而不之悔上獨察其無黨
始雖譴怒輒復收叙公亦感激知遇一心奉職爲方
伯以宣化正俗爲先務名賢孝烈之塚宅在道內者
悉加搜訪聞于朝而旌表之士論多之元配鄭氏進
士重先女文翼公光弼之後端淑有令譽從　贈貞
夫人祔公墓左二子長公獻進士賢而早歿有子曰
念祖進士公猷佐郎出後公弟賢希二女適縣令宋
文欽　善海繼配恩津宋氏學生来大女一女適金

晉拄公卒十年公猷自為狀屬余銘其墓道嗚呼余與公中表而昆弟乎余幼養于外氏事公於少而及于老情好之密同堂如也常自謂知公本末莫如吾詳且公甚愛吾文以吾銘公殆公之志也銘曰

沈發青城無競厥聲有濯斯庸有鏘斯鳴來休滚滚晚出如公致身有基推孝為忠抗章六館昌言衛正整笏三司義色罄佞弗隨弗激皇覽厥衷薄黜匪怒顯簡俄膺 命以藩寄邦有良翰進之樞筦國賴長筌通材融度左右具宜胡不黃耇而究厥施刻此穹石形公于詩豈樂君子曷日忘之

李氏三綱廟碑銘 并序

天之生人有大經焉有大防焉三綱之謂也一日無是則民無以爲生后王無以爲國然教化易於陵夷人心安於暴棄故先王爲是防也顯其忠旌其孝表其烈以歆動斯民以型範一世盖所以養其源遏其流也嗚呼舉一州一鄉而求一人之忠一人之孝一婦之烈尚或寡矣若一家之內臣死於君子死於父婦死於夫得三綱之全者亦天下一而已矣余讀故監察李公家傳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公諱希龍字應瑞其先沃溝人也後家慶州好兵法善騎射選武舉

補司憲府監察　宣廟壬辰南蠻入寇公從　王于
義州承　命覘賊嶺南時賊屯亘湖嶺千里無人烟
公冒矢石出沒慶州蔚山之間盡得其虛實緩急狀
將歸復于　行在至忠州遇賊不得進公曰　王命
在身身固不可辱寧前鬪賊以死聞于　王遂獨身
力鬪死公子文軫聞公死立起行在途哭不絶聲將
至忠州尋公屍及新寧為賊所遮乃奮曰吾不可與
此賊共生一天之下遂突陣力搏死其妻金氏聞而
哭曰吾舅死於忠吾夫死於孝吾知死所矣然收骨
歸瘞故山乃行吾志耳誓家衆徒步至戰所遍索原

野間時甚風雨暴屍相疊不可以貌辨三月卒不得
泣謂其女僕曰吾今死矣必以夫遺服斂我言已自
引死嗚呼烈哉雖霽峯高氏一門五節何以尚焉盖
聞公自幼以孝友特聞父母歿與兄夔龍廬于墓泣
血以終三年至今鄉人稱其里曰孝慕洞其臨危效
命不渝臣節固自有基本矣其子若婦之視死如歸
各盡其道者亦豈非得之觀感者然歟 肅宗己丑
觀察使朴公鳳齡採南士之誦申狀于朝翌年庚寅
命贈監察公通政大夫户曹參議文軫宣務郎義禁
府都事金氏端人旌其閭曰忠孝貞烈三綱俱備之

門　聖朝褒尚之典至此而無憾矣今　上丙戌鄉
人又謀立祠于州北其里以享公孝烈配焉甚盛舉
也今府尹游公梓樂爲之助將刻石記其事使殿郞
朴泰運裹足踰嶺屬余爲文鋪張風烈固非老筆所
能爲特重洪公之義嘉鄉人之志書其梗槩如右系
以銘曰
維天降衷曰維三綱人道攸基敎思無疆民孰不知
孰敢怠荒大難臨之鮮不倉黃昔在龍蛇蠻寇跳踉
烈烈殿中　王命是將覘機賊巢將復于　王孤誠
未達悍鋒交搶旋踵匪志喪元弗忘孝于皇皇矣死

旻蒼父讎在心不見劒鋋義奮力竭授賊以航忠臣有子死骨亦香哀哀貞婦爾足戰場負骸歸土責在未亡原隰之裒色貌莫詳一慟而殂天何茫茫鷄林之野丹阜之鄉爰有祠屋朱楔煌煌 辟王之命邦國之光招魂作主酒冽肴芳兒婦陪食宛在帷堂英靈相感載陰載陽風聲攸漸懦夫氣張彼穹者石有麗牲羊百爾君子視此銘章

表忠祠碑

粵 聖上四年戊申春賊起湖嶺陷清州兵馬節度使李公鳳祥中營將南公延年死之李公裨將洪君

霖亦死之先是 景宗有疾無嗣用大臣言白東
朝冊令 上爲王世弟賊臣一鏡彌夢等陰懷貳心
結妖宦起誣獄殺大臣四人以危動 儲位者百方
賴 宗社之靈卒不售及 上嗣服一鏡誅彌夢流
而其黨進用如故當是時舊臣已盡人心危懼皆言
朝夕亂作而李公又以御營大將忤當路斥出外閫
矣公至營廣設要路譏詗且請以時巡點軍馬廟堂
格不聞未幾彌夢自逵中糾其黨麟亮徵晟等以叛
賊以爲方今宿將居重閫者惟公一人除公則長驅
指 闕而莫吾遏矣故麟佐兵先犯清州僞爲送葬

置兵器喪車中伏城外直夜大風雪鼓譟薄營門兵裨德溥受賊賄開門引之賊遂執公使降且啗之曰京城已陷若從我發兵富貴與共之公罵曰我忠義家豈從汝逆奴叛耶速殺我速殺我時洪君以工庫裨將在營外聞變立起入房妓海月泣而挽其衣君叱曰主將危矣吾今決一死老母尚不顧豈以若言止推之而出門閉矣毁壁而入賊方斬李公君直前以身蔽之呼曰毋枉殺我乃兵使也遂並縛之賊已殺李公又降洪君君噴口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降汝求活耶賊以兵斫斫輒降之罵愈厲賊亦曰

忠臣也即欲無殺恐殺我故殺之然事成當錄汝後
君又罵曰我固無子有亦豈為叛賊用耶遂死賊又
襲中營急南公奮枕傍刀迎擊不克爲所執麟佐盛
兵衛韋公入脅令跪公立如峙張目叱之曰我 三
朝舊將年且七十餘矣豈愛一死而屈於汝乎頭可
斷膝不可屈賊斂撞其兩脛血淋漓立愈屹聲愈壯
曰狗子輩速斷我頭遂遇害蓋亂之作爲三月十五
日而李公洪君同日死南公之死以翌日昧朝也方
亂時牧使朴鏜棄印符逃及御史李道謙自兵閒至
朝廷始聞三公死事事 上悲歎久之遣官 賜祭

贈李公議政府左贊成諡忠愍南公兵曹判書諡忠壯洪君戶曹參判皆旌其家曰忠臣之门趙駿命之守是邦爲立祠城中並享二公而洪君配焉尋用御史吳瑗言 賜額曰表忠春秋官與其祭余少時常往來湖中習聞三公死節時事而爲之流涕旣又悲三公之忠婦孺能言之而至其功士大夫鮮能知之甚可慼焉危哉戊申之變也謂君可讎謂天可射藩閫爲之聲援廊廟觀其成敗當此時也國之安危僅一髮耳然賊鋒甫涉湖甸三臣同日效節蹈白刃如歸而其壯烈之氣憤罵之聲眞足以寒賊膽而奪之

魄矣是故　王師之出金鼓一震而群醜土崩大憝
授首不旋踵而捷音聞嗚呼是孰使之然哉彼其天
經民彝之與三臣同得者猶有不泯于中而三臣之
死怵焉而動之爾然而恐之耳古之君子謂顔杲卿
罵賊之舌强於百萬雄兵而中興之烈實基於此余
亦謂三臣之功當與顔忠節同垂於不朽也祠舊有
碑湖中人士以載事之有未悉也謀於搢紳諸公將
改竪之屬余為文嗚呼陽不可終無天之道也故死
節之臣必與亂俱生而后王表其忠君子紀其烈皆
所以扶陽也其敢不力焉謹叙次事實始末俾天下

後世知順逆之分善惡之報其不可誣也如此云爾
有容既撰此文又閱湖儒所輯三忠誌得李公弘
茂事盖弘茂忠愍之季父而忠武之玄孫也亂之
日亦在營中賊擁而至其軍欲跪之公叱曰吾祖
吾侄俱死於忠死吾死耳吾膝豈屈於賊乎問兵
符何在不言問其名亦不言挺刃交下色不沮罵
不絶賊乃幽之獄不食六日而死悲夫殺身以成
仁公與三臣一也以其無職守姓名不登於狀奏
故其事不著後雖稍得上聞至 命旌閭而廟享
獨不列焉余懼其久而遂泯也附見于石尾以俟

百世之考信焉

司憲府大司憲徐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命九字虞卿大丘府達城人徐氏自高麗軍器

少尹閈累傳至忠肅公渻事我 宣仁兩朝爲名臣

四世而至孝僖公宗悌以 貞聖后考 贈父司評

諱文道領議政大父僉正諱亨履左贊成曾大父典

籤諱景需吏曹判書而孝僖公有弟曰宗愼是公之

考用公貴 贈吏曹叅判妣金氏通德郎會英之女

公生於 肅宗十八年壬申丁酉擢明經丙科以攝

起居侍 肅宗名善記注隷槐院爲正字出察訪省

峴旋入堂后 景宗初服侍親政例陞六品由國子
典籍遷禮兵貟外當是時今 上自延礽邸進冊
王世弟而兇黨之有貳心者起誣獄殺建儲大臣四
人及 先朝舊臣宿將漸以擠 東宮而 嬪宮兄
子首被慘禍公遂捲室歸抱川躬耕以養老時輩欲
探公志除兵曹佐郎江原都事公皆聞 命即拜不
存形跡以緩其猜防焉乙巳今 上元年盡雪諸死
國臣寃誣拜公侍講院司書陞弼善遷司諫院獻納
公以 王室姻戚甫經世禍不欲驟居請顯上章力
辭優 批不許尋以司憲府執義論南九萬濬羅名

義　先王之所不用而其徒附私黨格公議強躋於
先王配食之列乞下廟堂改議　先王盛德美政不
可勝頌而　皇壇之築　中壼之復儒門師生之辨
義理明正度越百王今當撰輯實錄乞命詞臣備述
而光揚之使百世有徵焉末又言時弊數條　上頗
採納久之選入弘文館爲副修撰辭不拜出守扞城
郡三年內移修撰又辭遞臣言故判書金鎭圭未聞
以地處辭館職徐某之嫌過也乃　命禁推督出疏
救合啓兩司之被譴者不報以副應教差　長陵遷
奉都廳事竣進通政階迭拜承旨兵曹參議參知壬

予居父憂制終叅議兵刑自承旨爲成川府使久之
拜湖南觀察使會大饑浮民束擔滿路視公爲去留
公至移文州縣諭令安堵巡審田野諮詢民隱條陳
賙賑事宜甚詳悉 上取狀視遣臣亟奬其明核未
幾被持平鄭玉誣劾朝議以公有美政惜其遞然
上慮公引嫌曠務竟遞之由戶曹叅議除谷山府使
時關西有盜警廟堂以谷爲西關間道請遣武臣
上曰徐某足以治盜不必易也期年以大司諫 召
又明年擢嘉善資拜開城府留守屢言保釐之策多
所施罷始公之守扞城也通川有大獄株連死者數

人餘多誣服公以推官獨察其寃覆覈得狀爭於監
司盡活之至是有御史從關東來追論其失出違法
坐罷叙拜漢城府右尹同知義禁府五衛副摠管差
冬至副使大臣以藩臬重於使价薦授海西觀察使
黃州有童女刺殺強暴男子詣獄請死公義之具獄
上 聞請勿聽其死以表貞烈 上特從之還差籌
司槐院繕工歸厚提舉除都承旨歷刑禮工參判大
司憲同知春秋出按京畿秩滿又入憲長與兩司請
討李光佐趙泰億不臣罪溯論亂逆本末言甚激剴
上以公戚臣亦爲黨 嚴旨削職壬申又出按湖南

時公已病而治文簿不懈州縣狀牒一經目輒知其情僞吏莫敢欺其治以修學校勸農桑爲首務一路懷之尋因事罷敘還兵曹比還疾益甚卒于家實甲戌十月丁卯也壽六十三以十二月庚申葬于抱川縣石門里癸坐之原元配李氏祔公爲人短小精明目光射人中實慈和豈弟甚可樂也其在父母兄弟愛根於性期於無憾自始受室則與妻約曰十年不成名當走入深山不令世人知有我甫數歲而成功焉及其立朝自以掖房懿親常懷謙畏之志明謂廟堂曰若謂一能可取抱關亦榮苟以肺腑而假借之

寧欲循墻而走故所通擬少涉華要則惕然不寧也
好觀書得古人名言善行樂爲子孫道之或書諸座
右口諷而心會焉性素剛鋭至居藩府治民務在詳
恕不擾雖犯罪大者首實不以詐不治使自改即怙
強兼并痛繩如律不之撓所至吏民樂其仁而憚其
嚴其在湖藩李夏徵牧羅州公一見知其兇人因事
貶黜之夏徵素著治聲擧朝譁然公卒之明年果以
逆誅人始服公先見公允再娶李氏　贈持平道命
女申氏士人大源女二夫人俱無子取族子孝修爲
嗣早擢第有令聞止弘文館副修撰以卒厥有二子

有隣今校理有防教官李夫人有二女長適金百行
次適南有定監役官余李也金子履溫參奉南子公
佐庶出二男游修孺修一女嫁沈德希嗚呼余與公
好盖有弦韋之相須焉非直以通家同朝之為好也
公雅不事詩酒然遇余則欣然命酒未嘗不醉醉亦
不能無詩其詩直吐出情真亦足觀其所存也今公
之墓木拱矣而校理君列其遺事見屬以顯刻余筆
與髮俱秃何足以華公於九原獨念平素竊自謂知
公公亦猥推余能文宜不可辭銘曰
志銳以明材通故敏居屯韜光弗瑕令聞臺垣秉簡

維質不磷藩府仗鉞厥庸迺奮椒親孔邇處躬愈遠
衮褒之華考履斯光將孤將卿何試弗幹惜不胡耇
大展霄翰歸贏在嗣其發滚滚有文載珉厥聲無隕

司憲府大司憲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顯謩字晦而韓氏之籍清州者皆祖高麗太尉
蘭代有聞人入 國朝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襄節公
諱確佐 世祖策元功數世而至右議政清平府院
君忠靖公諱應寅受 宣廟顧命爲中興名臣生諱
德及同知敦寧府事淸寧君諱壽遠尚州牧使 贈
吏曹參判以沙溪金先生外孫名待在儒林間曾祖

諱聖佑吏曹參判以淸論爲朝廷重後 贈吏曹判
書祖諱配義漢城府右尹 贈左贊成考諱師範成
均進士用公貴初 贈吏曹參判後以公弟議政公
加 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杞溪俞氏正郎命
興之女市南先生棨之孫也公以 肅宗十九年癸
酉生自少以遠器稱於長者游庠序文譽籍甚 景
宗癸卯擢增廣丙科時群小主分館始置公槐院旋
改國子仍自劾曰但知其妙年名閥不知身有重犯
盖公爲諸生嘗論賊臣喬輝此其所謂重犯也一時
傳笑之今 上乙巳薦入藝文館爲檢閱以善記事

名陞待敎奉敎侍講院兼說書丁未用大臣筵白陞
授宗簿寺主簿盖以堂錄將行也尋選爲弘文館副
校理知製敎公辭不拜屢除不一拜公常於進退獨
見其幾華顯非其志也未幾時事果大變黜公爲洪
川縣監時光佐爲首相公恥於歷辭亟投紱淂遞携
家入湖中戊申春聞逆寇犯闕奔問至京拜校理是
時逆招多引一邊巨族而按獄者率稱 旨勿問公
乃上疏言人君雖小政令不可以私意累之孰嚴於
治逆而猶事姑息一切以婦人之仁乎臣見禍亂不
旋踵而復起矣 不納時相有伸白賊臣眞儒者公

又言大臣謂眞儒痼於黨習耳長處自難掩其論長處逆僉之獄泣請正刑也夫逆僉之情節未究徑先伏法至今爲臣子痛恨曾是以爲長處乎一鏡爲逆專在敎文中凶言而其時一諫臣論之輒爲眞儒斥逐其和附於鏡明甚今當凶言益肆誅鏡黨宜益嚴而大臣之愛護益力臣莫曉其心也 不省己酉又入館職會李亮臣吳瑗等言事被罪公言旣授以言責重譴以隨之是 殿下之置三司非欲聞直言也直驅以納諸阱陷耳 上下嚴旨而不之罪也庚戌臺臣請逆宗坡圻極律未蒙 允公上疏曰 殿下

獨不鑑戊申之事乎外而兵勦矣內而孥戮矣梟獍餘孽若可以小戢矣曾未數歲逆謀逾肆至放火挾匕而極矣究厥所由正坐根柢未盡除耳譬之病腫之發於外者痛痒雖切易以爲療惟伏於臟腑之內者鍼砭之所不及將不知潰决於何處治之必猛絶其根株然後無後患 殿下何不念及於此而遽拘不忍之小仁強拂同仇之群情乎翌日以次律 準下時群小用事旣久蕩平之論大行復定策二大臣爵謚以羈縻一邊仍二大臣罪籍以慰藉一邊公又上疏曰爲忠爲罪四臣一也忠當盡復罪當盡削但

不當二之也盖嗣服之初　聖旨惻怛所以處四臣
者洒然光明則彼斬斬於四臣者反懷無聊之心强
起此論佯若以去就爭之而　聖志不能無動欲盡
復之則慮在朝之或去欲盡削之則慮在野之不來
終至於半復半削苟爲群下之地而四臣之忠與罪
在所不論臣恐　聖王皇極之政無此法也　嚴批
還給辛家奉　命廉問關東還以館職乞一小縣以
養母得衿川縣監踰年以校理入儒臣有以言被責
者公爭之又曰通者朝廷之上氣色一變內未必水
火同情酸醎齊味而外爲雍容和泰之象雖有瑕累

之可論嫌存伐異互相拱嘿官師之箴規之風當路無忌憚之心悠悠之中士氣日消世道日喪是豈國家之福哉尋以屢遞 名特補鏡城判官會值都政大臣以銓郎之人奏寢之遂拜吏曹佐郎旋移館職以中庸言敬一段陳勉累百言末又乞外 上嘉納其言而 不許外勳臣朴文秀每奏事雜以俚辭詼諧 上亦俳優畜之公駁之曰文秀外托狂戇內稟譎詐殊無敬畏之心使朝廷有一申屠嘉者敢如是耶南中大饑人相食郡邑懼罪不以 聞公言人而相食變孰大焉而君上不知此豈古人日聞灾異之

意乎宜著勿罷邑宰之令有灾輒聞以為上下警省
之道甲寅出令龍仁縣以　陵幸時調役偏重驟爭
於監司而不能得遂棄官歸乙卯　世祖影幀成而
公用大祝陞通政資除兵曹參知冬拜關東觀察使
黜陟公而關節息一路以肅公自為御史時稔知黃
膓之弊有犯者輒不撓將作木商依宮掖勢濫斫至
累百板公并屬之公都下貴要囑簡盈篋而故不動
商人又圖出備局關稱國用以恐之公益知其詐回
帖峻防大臣以體統言于　上初命拿處後得罷始
公之辭　朝也大臣申托其姻親為通判者公察其

無善狀輒置中考至是人知其所坐戊午敘拜承政
院同副承旨旋移成均館大司成己未由右承旨出
尹廣州民戶凋弊徭役煩重公為之損廩料理雇民
以應公役永為後規踰歲解歸辛酉丁贊成公憂服
闋參議兵禮甲子又自右承旨出為寧邊府使例兼
捕討使每治盜輒蹙然曰彼迫於饑寒耳不原其情
輕施惡刑使不得齒于人類雖欲遷善其道末由吾
不忍為也用是全活甚衆盜竊亦熄翌年擢拜嘉善
大夫江華府留守府舊有土城前守易以甎性脆善
崩公以石改築之役民有方民樂趍事既亟且完及

令數十年頎頎若金城之固云歲滿入拜司憲府大
司憲參判戶曹同知義禁府朝議方擬以大用無何
遇疾卒戊辰二月某甲也壽五十有六四月葬于廣
州富谷里先塋側後幾年某甲遷于某郡某坐之原
公氣度凝遠寡笑與言視其外可知其內守也常自
悲其早孤致養於贊成公不知有其身贊成公季年
寢疾久其興居飲食非公不能安也公亦不躬不敢
安也及喪毀戚既三年弗怠當祭而哭哀動一家盖
公之為孝善推親心祖妣朴夫人父母祠墓為致時
節祭需以為常季妹俞氏婦家甚寠母夫人之所憐

念者則迎置母夫人側怡愉以晨夕撫養二甥猶已
子焉推是以及族黨堂叔參奉君客歿于江上而無
子公爲買屋城東奉其母繼以衣糧謀於門中爲立
後闔宗翕然歸義然視其居家寒儉如布衣時視其
居官毫芒不以非義取乃其所以爲難也立　朝三
十年出入館職殆十年而計其行公廑十餘日又未
嘗一謝臺衡然遇大得失未嘗不言也盖公雖尚敦
素且懲夫時人貞黷驟變出處語默期在不奪其守
時論或疑其過於周慎及國家操調劑之術驅策一
世而向之稍持清議者駸駸刓方而就之然後識者

始服公素履之不苟焉夫人沈氏青松望族牧使鳳
輝之女副提學攸之曾孫擧一男後裕今郡守娶徵
士夙夜齋閔公翼洙女有四男用和判官用昻用中
用龜用和二男三女女長嫁金基肯次嫁南公轍幼
者姑不書不佞與公晩而同朝竊喜其進退雍容有
見乎知時安命之義又喜其子孫恂恂修潔有故家
之流風迺者郡守君猥屬以墓道之銘且曰非文之
爲爲知之真也雖老不可辭其銘曰
奕奕韓宗源深流遠孝謹忠亮世厥名顯公承其緒
式克負荷鵠立王廷素質無涴橫經進規詞約義明

秉節宣化弊絶風清不為利疚不以名趍无得无喪
維志之求行有平陂我履毋傾孰為蘭艾我佩長馨
凡今之人羊質豹文知我者希乃見其真豐材薄施
君子之傷銘言載石用昭無疆

墓誌

童子寧祿墓誌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父母也然能推其父母之愛及
於大父母也能憂其父母之疾於未疾也能欲其父
母之善無窮也此愛之充者也所謂大人之孝亦繇
是而充之而已宜春南有容有子曰寧祿生而甚孝

四歲父病乏疽童子伏而吮之稍長則語人曰吾父
母之所愛者非大父母乎故愛父母者必自大父母
始大父嘗有客命童子酒之童子不肎曰吾聞飲酒
傷人強之則嘿然以泣大父爲之不飲也嘗從容諷
其父曰大人怒時絶少人易犯罪而若其怒時又暴
甚兒懼其傷人也父奇其言若有獲焉童子生九年
以死墓於楊州祖山實文憲公之右也童子旣有至
性明悟喜讀書隨父入獅子山中受二南之詩已能
通大義自此其愛書益甚淂古人善行必默以識之
思所齊焉嘗失所愛刀而或淂之童子猶不見也問

其故則曰物固有相類者其得於書如此銘曰
死一也有壽而死有殤而死天之爲也吾爲女悼焉
賢一也賢而壽則聞賢而殤則無聞人之爲也吾爲
女懼焉

孔賓壙誌

孔賓者宜陽南有容之幼子也庚戌四月其父客居
于駒城之南谷其母俞氏娠七月矣寒疾子動一日
夜而疾遂危父爲之祝曰與其母子俱死無寧子墮
而母萬一有生理言已而墮形具而微猶啼宿昔而
死先是十二日父夢夫子見蘧伯玉而已爲相異之

曰使子而男也必以是名之及其死也塚于西南一里族祖泰重氏之墓左志之曰孔賓之瘞

通德郎黃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璣字聖齊長水人黃氏始大自翼成公喜而其後世多以文學著太學士廷彧其尤也至於君好學而早死故不著君子悲之君幼淸介有立志與其兄觀察使璿同受書于母李氏而君尤聰明強學其爲文章頃刻數千言必皆出於己者年二十二益發憤盡毀其所著文取孔子孟子屈原賈誼司馬遷韓愈之書閉戶沉思往往食而忘七當是時觀察公已進

用於朝諸所與游者稍稍取功名聲譽上下馳逐而
君獨閉户如故大究古作者立言之意其視天下事
無一易其樂者未幾而疾遂作醫者見之曰書祟也
去書疾當自已然君之愛書顧益甚如是者凡十九
年書終不去疾亦不已君又嘗喜山水雖病時時出
游以自放閒與人圍棊賦詩極驩而罷亦不問其人
姓名也年四十以今　上四年十二月七日卒明年
二月某日葬于長淸府沃陰之原曾大父諱爾徵仕
至定山縣監　贈司憲府執義大父諱瑊　贈吏曹
參議父諱處信仕至户曹正郎　贈吏曹判書君娶

權氏吉城君寂之女有子曰景源悲夫天下之物可好者多矣世之人早夜僥倖而求之以死生憂樂於其中而君皆棄之不取獨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嗜之以至病且死而無悔其志固已奇矣獨恨其書未具卒無以見其志然君旣卒而景源始以古文有名君雖不自見有子而能竟其志亦可以無悲也夫銘曰

嗟惟君有十九年之積而無一朝之發我銘以發之維以不滅

恭人順興安氏墓誌銘 并序

恭人順興安氏文成公裕之十六世孫皇考刑部郎
重有貳室恭人其出也嫁通德郎俞君命渭 贈尚
書㬚之庶子也君方少壯時其二兄皆貴顯為宰相
門户光赫君日往来嬉游二兄間弗事家人産業家
貧約不支恭人則自力於蠶麻以養君之母平居和
婉其色惟恐君之覺其貧也雖君亦不知其家之窮
甚也俞氏之人老少咸愛敬之數婦人之材賢能家
者必舉恭人為最然恭人滋益恭不懈人繇是益賢
之年若干以卒葬于忠州石室之鄕其原有男二人
女一人其二夭存者曰盛基年十九志於古一時文

士多知之者嘗爲余泣曰吾生三年而吾母死墓無志吾母之賢吾固不能言然維從父兄寢郎公之誄文在敢以是請寢郎公名肅基敦信士也其言可徵銘曰

塚土有圮銘石無毁孰永厥聞盛也克子

亡室恭人杞溪俞氏墓誌銘 并序

恭人姓俞氏慶州杞溪縣人禮曹判書諱命弘之女而宜寧南有容之妻也恭人幼明悟絶人而母李夫人性方嚴教之甚有法十六而歸于余事舅姑有婉容而無違禮在娌姒間和而不忘其讓退而居其室

終日執女工與吾書相終始竟亦無私語待僕御本於仁恕而獨善燭其情於是舅姑順之曰古之賢婦也夫宜之曰良友也娌姒親之如其兄弟僕御賴之爲父母與其行之尤著而可書者也至若紡絍幹治之能嘗聞衆婦人竊歎其敏而精靜而辨皆自以不能及然皆事之細不足書也恭人年二十一受詩二南及內則女誡于余畧通其大義其與余居十九年一言不及家有亡在父母姊妹間言不及夫家故以余之貧而食于家者常數人雖其父母姊妹亦不知其貧之甚也余性不喜俗獨甚喜山水嘗歸田于太

華之陽而恭人從之一日發其篋取簪珥珠玉鬻之幾盡卒不見吝色嘗為余寘酒酒酣余為偕隱之歌恭人怡然笑曰是吾志也其明年歸京師卒年三十有四隣里婦女之來哭者皆噓泣而去恭人以戊寅六月五日生辛亥六月九日卒八月八日葬于揚州東海谷負寅之原虛其右一子公輔未冠恭人始死三夢于余皆縞衣盖判書公之喪祥而未禫也既禫而夢之乃吉悲夫尚有知也乎銘曰

君之生也勸吾書已勤既死也銘其墓以吾文使後人之讀吾文尚能知君之賢

右誌成於丙辰後三十一年丙戌墓遷于廣州石馬鄉坐卯之原其　贈封子孫玆追識于下方有容庚申擢文科歷官正卿　贈恭人至貞夫人公輔丁卯中進士戊辰卒其妻安氏從以死事　聞旌其烈安氏牧使宗海女有一男一女男麟壽娶尹象厚女女嫁青松沈能進有容繼室崔氏無子鞠育公輔及其子女于十死一生之地使我嗣幾墜而復延皆崔之仁也年四十一丙子卒葬于其右爲雙塋虛其間一席地將以竢後日合封云

雷淵集卷之十九

雷淵集卷之二十目錄

墓誌

雷淵集卷之二十

墓誌

司諫院大司諫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亮臣字元亮延安府人其先出自唐中郎將李茂公在童丱時父文簡公已爲世名儒隱居楊州山中公入則爲子職惟勤出則與群弟子游揖讓講誦而已而世之闔闢機變允可以壞人心者一不及於耳目故公幼而不雜長而端直有守　肅宗四十一年擧進士　景宗元年補內侍敎官旣而不樂去　景宗祔　太廟用玉冊監造勞陞漢城府主簿改司

僕寺移工曹佐郎令　上三年及第由兵曹佐郎選
入弘文館為副修撰初見　上上目之且曰爾其以
爾父之事　先王者事我哉於是文簡公已卒矣公
遽泣下益感激自勵初　景宗疾無嗣諸大臣共白
立今　上為　王世弟又引　肅宗有疾　景宗聽
政故事請令　世弟代理國務於是金一鏡朴弼夢
陰使人告諸大臣為不軌以動　世弟而李光佐等
按其獄盡殺大臣四人及　世弟即位首討一鏡誅
之復四大臣官至是光佐復起用事復奪四大臣官
公方為校理與修　肅宗實錄亦得罷去其明年弼

夢遂叛國幾危而復安然　上猶相先佐如故公卧家長嘆立欲上書者數居一年而復爲副修撰乃上䟽曰夫建儲者爲　國家萬世之慮而已代理者亦行　先王之故事而已皆非有私於　殿下也而賊臣生心動搖流言不道寘　殿下於嫌疑之地　上避之愈深而下持之愈急　上之慰安之者加厚而下之危動之者益煽卒及於前年之亂矣　殿下庶幾覺悟而猶然泄泄使亂臣賊子氣豪而勢長臣竊痛之且賊臣之方屠戮大臣也其意豈直殺此四人而止哉及今　天位已定逵鏇既死之人亦何快於

其心哉然而殺之不足又追罪之者誠以四　爲忠
懲殺四臣者爲賊故耳夫四臣於　殿下旣無自功
之心　殿下之處四臣亦無所私可也又何必爲一
鏡報仇也哉仍劾光佐罪曰始遏代理之議謂國必
亡終又窮竟誣獄罪一奬進一鏡擬用爲本兵罪二
追罪四臣爲反賊借口罪三出彌夢於海中以遂其
逆謀罪四妖書之變而不購其賊罪五擢寘泰徵思
晟於兵權幾覆　社稷罪六寢洪啓一之刑而不請
罪七殺黃溥爲益寬滅口不治益寬于獄罪八力温
尹憲柱按址之　命恐發益寬陰事罪九李眞儒實

爲誅首反爲之甄技罪十李明彥無人臣節而擧爲
行人辱 國命罪十一引疾杜門不肯爲 殿下鞫
治叛者罪十二 上怒甚直夜促召入踵門而呼者
十輩人皆謂公且得罪死恐怖出涕公昂然乘馬而
去色終不改及見 上執疏鉤問公對益剴切因進
曰 殿下惡禍亂起於朋黨欲痛掃去之躋群臣於
蕩蕩平平之治然必明其是非公其好惡忠善必得
報亂賊不幸免然後人心服矣今也不然恐二黨之
難容則寧奬惡以沮善慮群小之自疑則寧掩忠以
說奸務在牽合白黑調停異同而鄙夫進而徼利君

子退而潔身烏在其蕩蕩平平也 殿下不用臣言
他日必悔之矣 上色稍霽乃諭之曰予不爾罪爲
不忘爾父也然竟竄郭山郡又改慶源府尋放還田
里久之 上益欲去朋黨特許大臣閔鎭遠致上京
聽光佐去位以開二黨並進之路而公之作旣八年
矣乃始調安陰縣監不就出爲北道兵馬評事又不
拜 上曰評事猶外補也其可辭乎公惶恐乃拜自
是爲吏曹佐郎兼校書校理弘文館修撰校理副應
教 世子兼文學咸從府使則不拜爲 世子兼弼
善西學教授掌樂院司僕寺正則拜爲 世子兼司

書兼漢學教授者二一拜一不拜未幾充陳奏書狀官使燕還以勞進通政大夫兵曹參知遷司諫院大司諫改承政院同副承旨以事免由禮曹參議出為三和府使以疾卒于官　上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一公為政有惠愛百姓號泣攀柩送出境者交於道以明年某月日葬于安山郡竹栗里之原高祖諱廷龜議政府左議政謚文忠公以文章有大功於國曾祖諱明漢吏曹判書謚文靖公祖諱端相弘文館副提學　贈吏曹判書謚文貞公文簡公諱喜朝卒官成均館祭酒　贈議政府左贊

成母 贈貞敬夫人金氏議政府領議政文翼公壽興之女妻淵夫人申氏吏曹參議鐸之女生二子獻輔進士早死敏輔出後從父兄崇臣公狀貌短小不嫺言笑在群溫然可喜而已至發爲議論俯仰曲折常得其要歸時時露鋒鍔爲峭絶可畏一見可信其君子也當逆寇甫定朝野疑懼人不敢相語以時事公自以吾世臣不言何以見先人地下故慷慨數千言皆指切當世忌諱冀幸感動 明主而其卒得罪去然朝廷爲之肅然公之在慶源 上命復李忠愍公趙忠翼公官公卒數月而又復金忠獻公李忠文

公官而四大臣之冤始白論者謂公一言之力或近之矣銘曰

席一世之貴或以傲物而公若祖若考而退然如圭蓽挾一藝之長或以驕人而公之才之學而居之若逡巡盖受乎天者全而壞諂人者鮮故能見利知畏聞義則奮嗚呼命不與時謀跕或與心違優游卒歲不竟其志此自古以為悲我銘在石百世之後知公之心而悼公之時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光賓字大觀湖西全義縣人也其先多顯者大

父元忠父起肇及君三世賢而不振奕葉皆以士君子傷之初屯村閔文貞公好禮下士遠方之士多歸之君侃然處其間玉貌秀幹敦行而辨文文貞公甚親之其居鄉黨不妄許人以友忠州多文士其所與游惟趙先輩餘慶一人而已故雖不識君者觀於其師友可知為端良人也 肅宗八年君年三十二以卒墓于其鄉葛洞之原妻尹氏祔焉其後六十二年君之孫昌燁請余銘之昌燁善鼓琴能聲古調為人白而長有祖之風云銘曰

端其游求身之修悲其不竟而殞以志其幽

孺人達城徐氏墓誌銘 并序

孺人姓徐氏達城府人也穆陵名臣忠肅公諱渻之五世孫考諱宗慎贈吏曹參判妣金氏通德郎會英女也孺人生而婉順弗敢違毋訓聰明有斷應事無所滯父母亟愛之每歎曰惜乎是女而不男也及長歸金君光慶皇舅正言公見其有婦則甚重之有事輒詢而所對輒中理則又歎曰孰謂是非男而女也旣而正言公不樂仕宦歸老于湖中臨歿顧侍者而欷爲孺人之不在側也孺人深痛之其祭也必致其哀敬如或見焉事皇姑林淋人盡其孝以追不

卒養於正言公者治家勤而能靜躬蠶績以先家衆不言而從耕圃以時庭宇潔修鷄狗充肥皆可以爲鄉里法然終身不以貧故變其色使君覺之故君常咿唔讀書於外不以衣食累其心人以此益賢孺人孺人惟一子憲吉教之甚嚴常曰人之不學由父母之愛而無敎也亟資送以就師勉之以詩禮之言諄諄可聽也孺人以甲寅正月十四日卒距其生乙亥得年僅四十葬于抱川縣天寶山之原正言公諱萬冑光山人憲吉娶尹氏生子幼余惟達城之世族大而多賢式至今光顯矣又篤生 聖妃配美塗莘茲

豈非積德裕後之驗也歟孺人早襲家訓旣有此內
美矣而不克承藉餘慶享有多福其卒窮而夭可哀
也已然憲吉雅飭有士行爲善之報或於是乎在銘
曰
德罔不臧胡年之弗長我銘于藏其潛也維章

贈貞夫人豐山洪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洪氏安東府豐山縣人禮曹參議逸翁公諱
柱國之女而牧使 贈吏曹叅判沈公諱鳳輝之配
也大司憲諱履祥禮曹叅判諱霙其曾祖若祖而母
李氏吏曹判書景曾之女也副提學梧灘公諱攸郡

守　贈吏曹參議諱漢柱其大舅若舅而　贈封至
貞夫人者以子參判聖希之貴也夫人幼明慧絶人
從翁公特愛之常曰惜吾女女也不者當大吾門從
翁公内行甚備事伯姊李參判夫人丘嫂貞明公主
老而愈謹夫人則以事母者事二母以順從翁公志
李夫人每歎曰兒女之游必從其類顧是女恒守吾
不去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乎公主亦亟稱之曰出
言動貌已具老成人儀度夫人時年甫六七也及從
翁公卒于海邑凡附于棺者夫人必手治之自殯至
返窆夫人始代家政祭奠盡哀敬時其饔粥泣以養

毋夫人毋夫人輒爲之加匙卒賴以全過戚幾毁而
猶素食長者欲強以滋味輒悲泣不已竟不可強蓋
三年猶一日也十八歸沈氏奉大舅姑若舅姑愛而
不懈於禮梧灘公從翁公友也自夫人之處也而稔
其賢旣歸果賢乃大喜曰成吾家者必此婦也沈氏
門族盛大爲姑姊妹娌姒者甚衆夫人周旋其間各
得其懽心尊者皆愛輩者皆親卑者皆慕之郡守公
尨器重之有事必咨而行臨終顧而言曰門戶之事
吾婦在吾死不憂矣敎使公性恬素且倚夫人之賢
不問家有亡至子女婚嫁夫人皆自力取辦不以溷

牧使公尤謹於享祀此時具物致其蠲潔凡與祭者
雖婢媵咸綰首濯衣罵如也當祭之夜坐以待事至
老一是道弗怠教子不以慈故忘其義御下莊而能
盡其情其施於窮也如不足數而無厭故歿之日来
吊者皆哭出聲夫人年五十有五以 肅宗己亥三
月二十五日卒是年其月祔葬于衿川縣東屹里之
原子孫若干人具載牧使公狀中夫人英爽有志操
未嘗授習書傳而發言制行綽有君子風焉毋夫人
既歿伯兄樂正公為析産于姊妹夫人為之痛曰吾
家素貧約鮮田民今復析之將如先人之事何亟欲

還之難其辭會長侄重喬生子遂謀於姊妹以志喜

為辭別為券悉錄所析田口而歸諸重喬又常曰父

母德懿具列狀志而我女子不曉字貿貿焉莫之識

也得無怍乎請於樂正公譯以諺語手錄為二冊每

讀之令子女環聽曰遠學古人不如近法祖先也夫

人襟韻清曠雖內而不外者往往發於談論纚纚可

聽也嘗論當世諸公曰金三淵之雪嶽高蹈朴應敎

之已巳忠節百世之下可立懦夫近世惟有此二公

耳毋夫人之在丹陽子衙也夫人覩焉見仙巖水石

明麗心樂之既而慨然曰如此好江山局為百年無

主士大夫志槩可知已樂正公擊節嗟賞曰吾儕真
愧死矣夫人歿二十有八年而參判公列其行徵銘
於其嗚呼有容之母牧使公從父弟也有容幼失母
養於外氏驟見於夫人堂帷潔靜簪珮雍雍儀容之
可敬而笑言之可親也旣又聽於諸姨母之誦咸曰
安得有女婦如其兄者余於是知夫人之賢能信於
衆婦人如此及得槎川公兄弟誄夫人者而讀之又
知夫人之賢能信於士君子之林如此雖風人所歌
曷以過諸今狀中所述殆數千言而盖多乎昔耳目
之所及其可徵而書也銘曰

嗟惟夫人女而士數習不及乎詩書而言必中理見聞不出乎閨閫而動罔踰禮以順於家者順於夫之黨而罔不愛也以善其身者又以善其子而卒以子貴中壘之叙九德惟夫人得其全式昭女軌我銘于阡

學生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命重字天卿姓俞氏考諱晳繕工監假監役官贈吏曹判書妣李氏司諫院正言䕫之女而四宰命雄大宗伯命弘其二弟也杞溪氏世號大族而至景安公汝霖爾敏公絳仍父子爲國名臣寔公之五六

世祖也判書公少倜儻好奇節老又不就仕家居教子弟以忠孝二子皆及父時貴顯一時榮之而公獨不幸短命無聞於世然資清明甚孝弟其歿用居喪哀毁親戚至今悲之公以　顯宗戊申三月十七日卒葬于揚州車踰嶺巳坐之原壽僅二十三配原州邊氏典牲署主簿寓之女歸公二年而寡後公五十七年　景宗甲辰十二月十三日卒壽七十八其葬同原異封孺人和婉有婦則順于夫黨惠于家衆祭祀致其潔當公祭必齋素三月至老如一日也無子子從子字基今弘文館應教娶司諫院司諫韓永徽

女生二男彥伋彥儒三女嫁崔奎鎭閔立洙韓尚鎭

彥伋一女嫁李商運彥儒男三女一漢心漢井餘㓜

應敎公㓜鞠於孺人母子之愛人不得以毫髮間家

貧菽水不給而妻子怡愉如也嘗從祿仕晩又取高

科前後爲邑者四皆不及養此其所自悼也然余觀

應敎公廉謹有志守自爲小吏不苟於官則孺人之

敎可知孝子之養豈特甘旨之謂哉余悲其志附見

於誌末云銘曰

死于孝厥報在嗣嗣而又孝孰云無子天道也銘用

志之

贈承政院左承旨趙公墓誌銘 并序

趙氏之系淳昌者有曰政堂文學廉仕高麗有聲公其苗裔也諱一韓字器萬父諱輝奎進士祖諱鉽文科戶曹正郎曾祖諱邦頴文科中和郡守公以進士命繼伯父以通德郎粲奎為考妣任氏副護軍信福女也幼有至行年十餘家失火男女皆赭出獨公在帷其圖遷諸廟主以序家立爨無遺而主不震驚人謂趙氏有子進士公死客中弗能喪公日夜哭叫天其聲甚哀聞者皆垂泣去各出財力以歸櫬弟死哭之幾喪目育諸孤于家以時嫁娶之李丞相厚源

素知其賢爲吏部欲與一官公辭曰吾有薄田乏以
給饘粥不如吾兄窮不能養母乞以官與兄丞相益
大賢之官其兄一范君子兩義之公和易無崖岸然
見義能立自　仁顯后廢不聽聲樂不赴入酒席其
自治如此縣令列公行義聞方伯方伯聞于　上命
除職以褒之而選曹閣不用竟不仕以年八十進階
爲龍驤衛副護軍夫人尹氏其考曰俔以高行祠于
鄉　贈官義禁府都事者也夫人早服訓賢父及爲
婦爲母克順以莊前後居六喪董桂不以滋味宗族
敬之以爲不愧公妻　肅宗丙子公年七十有六夫

人八十皆康健子孫設花燭爲重牢之禮曾孫奉觴者數人後五年辛巳六年公卒而夫人先五月卒合窆于水原楊干通德郞公墓側凡擧五男一女男長有織次有穪進士有穡有穡縣監有稷女適士人成至仁孫曾玄多不具書公卒四十有四年長孫蕃用耆年授同知中樞府事追榮三世 贈公承政院左承旨乞吾銘者進士錫重同樞子也居家養老甚肖公云銘曰

夫義婦順受祿弗吝大年多徵孰不義順謂天弗信我銘用勸

淑人清州韓氏墓誌銘 并序

弘文應教杞溪俞公喪其婦韓氏旣練以祥而愈自悲曰吾婦生不顯於身又何忍泯沒於其死則列其行事以告宜陽南有容使銘之淑人清州望族司諫院司諫永徽其考也韓故豪富家淑人於其父母爲獨女甚愛然其歸俞氏能安於貧謹於禮其事長也敬在群也讓接下也惠一似深於敎者蓋天性然也應敎公不樂仕宦喜與人爲文字飲其家益困蹙而其游益不倦而淑人愈應不窮如未嘗貧嘗從公之三邑不以一芥凂公邑人相謂曰我公之清繄夫人

之助也淑人生　肅宗壬戌以今　上丙寅卒葬楊州車踰嶺俞氏之壠二子彥伋彥儒三女皆嫁士族應教公名字基大宗伯命卲之子出後伯父以學生命重爲考始司諫公疾革淑人泣曰吾在而使吾父死而無主乎亟往其族父有子者泣且請曰吾父待此而瞑不得命死且無歸言已且哭其家哀而許之竟抱兒而歸司諫公既卒而將析產淑人實尸之而一無所與嗚呼婦人之賢而能識其大意如此其可書也銘曰

淑人之姑吾婦之母昔謂吾婦甚賢韓婦韓婦之養

疏水亦甘匪養之謂其愛惟心養而公姑韓婦是似
我聞斯語驗于夫子惟孝惟友安此賤貧何以能然
緜媿有人維揚之山有欝新阡我銘可徵賢姑之言

禮曹判書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命弘字季毅俞氏之先有曰義臣仕新羅新羅
亡義不臣王氏麗祖怒降爲杞溪戶長子孫遂爲杞
溪人多以名節顯曾祖諱大儀贈吏曹叅判祖諱
希曾麻田郡守贈兵曹叅判考諱榰有高行不就
仕贈吏曹判書妣李氏贈貞夫人司諫院正言
啓之女也公十八擧進士二十七擢文科選入槐院

秩滿調成均典籍歷諸曹郎入臺閣數言事忤 旨
肅宗十五年初建 元子位號而南人窺覦國柄募
人上書謂廷臣不悅於建號公時爲正言請鞫得其
指嗾者累 啓爭之竟出爲咸鏡都事未幾用吳公
斗寅疏下又斥爲北青判官尋遞劾去遂不復用居
四歲 仁顯后復位舊臣稍復進用而公復入諫院
論張希載結賊黯謀禍 國母罪斬無赦而領議政
南九萬引八議之說熒惑 上聽請先罪九萬以勵
他援賊者不從遞公既大忤執政久不調踰年始復
兵曹郎旋出監全義縣久之以掌令 名歷春坊太

常拜獻納應 旨上言請裁減諸宮家折受過制者悉歸之民 上優答之繇樂正求出知潭陽府會上誅希載大臣緩獄者皆抵罪公適以進香至京遂用為弼善承 命廉察海西還奏便宜十八條繇太僕正轉執義發宦竪掠隸諸擾民不法事乞付有司痛繩如法又請敦名儒賢抄選端方文學士輔翼世子優容臺閣以激昂言者清官方以塞僥濫言甚剴切並 嘉納仍與諫院合辭啓曰方今巨惡訖逐天討顯行而南九萬柳尚運以終始緩賊之人罪止削黜臣恐遠近聞之以 國家用法不平宜皆遠竄

秩滿調成均典籍錄諸曹郎入臺閣數言事忤 旨
肅宗十五年初建 元子位號而南人窺覬國柄募
人上書謂廷臣不悅於建號公時爲正言請鞫得其
指嗾者累 啓爭之竟出爲咸鏡都事未幾用吳公
斗寅疏下又斥爲北青判官尋遞劾去遂不復用居
四歲 仁顯后復位舊臣稍復進用而公復入諫院
論張希載結賊黯謀禍 國母罪斬無赦而頗議政
南九萬引八議之說熒惑 上聽請先罪九萬以勵
他援賊者不從遞公旣大忤執政久不調踰年始復
兵曹郎旋出監全義縣久之以掌令 名歷春坊太

常拜獻納應 旨上言請裁減諸宮家折受過制者悉歸之民 上優答之繇樂正求出知潭陽府會上誅希載大臣緩獄者皆抵罪公適以進香至京遂用爲弼善承 命廉察海西還奏便宜十八條繇太僕正轉執義發宦豎掠隸諸擾民不法事乞付有司痛繩如法又請敦名儒賢抄選端方文學士輔翼世子優容臺閣以激昂言者清官方以塞僥濫言甚剴切並 嘉納仍與諫院合辭啓曰方今巨惡詭逕天討顯行而南九萬柳尚運以終始緩賊之人罪止削黜臣恐遠近聞之以 國家用法不平宜皆遠竄

禧嬪之降號也尹趾完首請供奉如 中宮以惑亂
人心請罷職以懲他妄言者不從遄 仁顯后薨未
禪而將行 中宮嘉禮公爲司諫上劄論其非禮
上亟從之未幾又拜執義盛論朴世堂毁經侮聖罪
在斯文請投畀四遠以昭 聖朝尊經衛道之意不
從尋擢承政院同副承旨旋出尹義州滿歲入爲刑
曹參議又出爲春川府使居數月監司巡至府公引
疾不見罷久之叙守永川郡監司缺遂用公代之時
朝廷憂海寇公至大繕兵備鍊武勇修列邑學校鄉
里有鬪狠敗俗者移文曉告曲直務柔化之其怙強

不率隨之以法嶺南畏而懷之公在永監司遇之多不善尋以罪去　上下公覈狀公以為前則管下令則交承按驗其罪公私義皆不便亟辭不獲則一委屬官終不以意俯仰之弗底于何世以此多公遍拜戶曹參議歷兵工曹出知三陟府踰歲投綬去準期乃敘遷銀臺諸曹進拜工曹參判轉刑曹奉　命使燕還拜都承旨以疾罷敘授兵曹　景宗新即位用公為全羅道觀察使會湖南大饑公飭郡縣所賑穀皆用便宜白給隨料理充補所活饑民四萬餘人公病郡邑滯囚每行部引罪人前受辭各以輕重決

遺之御史權益寬以斷獄過恕劾公公力辭得解至
郊外上符徑歸湖西時群小已秉政喉臺諫蟻公以
湖南事至對理而事竟白今 上初有崔鐸者受人
指上言 爾考末年是非斯文者乃疾病浸潤之入
非本意也儒生李德普等請罷鐸以明 先王本意
上不納反抵德普罷公方寢疾聞慨然曰此 先王
事老臣不可不言乃上疏曰我 先王八載違豫一
心匪懈深究義理大定是非以遺我 殿下曰堅持
勿撓載在史冊昭若日星而今之言者敢曰疾病浸
潤敢曰非出本意弗惟搖之而又誣之此臣子所以

痛冤憂憤欲明其志正其誣者也 殿下惡可罪其人乎伏願收回 聖旨明示好惡用彰 寧考所定之是非非出於浸潤果出於本意焉 上優容之居無何 上大悟頗退群小特用公爲大司諫公力疾祇對啓言一鏡之大逆而徑置于法不得窮覈情節臣竊恨之今其餘孽尚在一鏡疏下六賊宜嚴鞫以究其情尹恕教之論金姓宮人也其言此賊供奉已久者果何指也亦宜鞫問其所指李森爲一鏡腹心鏡之出配密遣私人贐遺款曲請安置絶島以懲交通國賊者皆不允數日移都承旨 王言有玷輒繳

還 批旨附奏明白 上亦悟裨益甚多遞授工曹
提擧槐院籌司還京畿觀察使初大臣有雅重公者
驟言於上以爲可擢用至是始進秩漢城府判尹知
義禁府事時捕廳鞫囚有不道言 上立命承旨往
斬之公上疏言 祖宗之法死罪必於金吾結案無
承旨監刑今不下金吾結案直令承旨監刑是人主
刑人而法府不知且令死者不知其罪也刑政之失
莫大乎此且爲弊後世將無窮矣仍自劾乞罷不聽
兼議政府左參賛還禮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
管遞拜刑曹判書會有李範父子獄久不决促公議

讞公乃上疏曰父子人之大倫禮有相隱法無相證今範獄弟告而子證變之大者也古人猶不聽兄弟之訟今欲誘子而成父罪臣恐自今以後父子之變不止相訟而已豈細憂也哉臣不可爲按其獄乞早賜譴退不聽力辭免請沐歸湖西閒被除 命皆不起明年逆賊起湖嶺間公聞難匹馬奔問亂已將歸臨發封章大畧勸 上別忠邪攬威福以誠實之心出光明之治毋爲調停之術所誑毋爲嫌疑之說所亂又曰公好惡去偏私是治心之要肅宮闈杜邪徑是齊家之要人有忠佞而不晦於似是實非任人之

要也言有逆遜而必求諸道與非道聽言之要也又
曰亂兆難測 國憂未艾公選將帥力討軍實愼簡
守令休養民生亦安不忘危之至務也疏入 奬諭
而已是年冬 孝章世子卒輿疾奔哭疾愈甚以翌
年己酉四月二十七日考終于正寢訃 聞撤朝市
賻祭如禮以其年六月葬于木川鳴巖洞坐亥之原
壽七十五公爲人內剛而外和燕居欽欽雖妻子不
見其惰容父判書公嘗書訓辭遺二子公終身服行
造次不敢違恒言不及人長短在朝不爲勢比不爲
黨伐皆訓辭意也與仲氏叅贊公友弟甚篤每見以

盛滿相戒語不及仕官進取也兩妹早孀窘甚公常析俸以繼之爲嫁娶其子親戚無遠近一遇之以誠赤與鄉人居肫肫和遜自忘其年位子弟有過未嘗詬責但莊色以示意而已性甚靜事至常見其幾見義即奮不謀於人其於名利泛遶巡後於人又豈弟能容其按嶺南有嘗賣公者爲屬邑宰皇恐不自安公知之會課士日邀與考試談笑極懽而罷人服其量然臨民治事毅然正色吏胥莫敢仰視嘗杖吏至死聲色不加於初其剖决如此文詞簡整善發題旨字畫精麗雖甚遠未嘗倩人爲之行墨井井如印出

焉配貞夫人李氏承政院左承旨綸之女莊重謙順
備有婦則後公七年丙辰四月七日卒附葬公墓左
壽八十二凡舉四男四女男長斗基庶尹次宇基應
教次受基以孝　贈持平李阜基女長適郡守郭鎮
基次適徐命彥次適宗室密南君堪季適承旨南有
容庶尹無子子持平子彥人應教二男彥伋彥儒持
平三男次彥民修撰李彥孫為阜基子內外孫曾不
具錄銘曰
允矣俞公國之黃耇歷事　三朝一德不疚公之燕
居弗莊其色豈弟溫良式多軌則公在朝廷弗赫厥

聲雍容揖遜以孤以卿語默維時進退維幾不爲利
遷不爲名馳雖有嶮巇我行無徑卷舒繇心物莫與
競湛湛竹溪有晏公所　王室多難靡遑寧處嗟今
之人孰識公心敬述幽銘式昭徽音

安氏女壙銘

安氏女者其父曰杓杓良士也教子有法女又端外
慧中年八九代母治家毋忘其病父甚珍之擇對必
如是女者壬申十月病疹以死年十四先是十餘日
其弟死於疹其幼弟亦病女驚慟欲絶者數病遂不
可爲然日夜抱持幼弟淚簌簌緣腮下傍人不忍視

迨竟與其幼弟先後以死死時顧其父曰父如憐我頤節悲以活我毋言已乃瞑其十二月杓以三女之骨歸于楊州海東之原見余而泣余思有以寬其悲者無説乃銘其塚

道家有言寃往者樂還信乎天尚以女還畀于安悲夫

處士辛公墓誌銘 并序

古者鄉黨皆有學而推其獨行有道者謂之鄉先生生有養而歿有饗所以敦俗而成敎也降及後世學廢敎弛長德老成之士隱居獨善不求知於人悲夫

以余所聞若處士辛公殆其人乎公諱大進字進吾
靈山縣人其先有曰喜仕宋為刑部員外郎仍累世
大顯綽有家聲曾祖諱宗适祖諱首榮考諱毓俱尚
志不仕妣李氏禮賓寺主簿衛之女也公自在髫齔
啼笑以父母之色及其既長有室而致孝於父母者
殆不知有身家貧母有憂色匍匐造膝下飲其乳作
嬰兒啼得其笑乃已母卒哭輒氣絶其居去墓數里
晨昏拜掃踴擗如袒括時目腫幾不見物喪既畢而
其哀慕益甚語及之輒泣見所御服用所嗜好皆泣
母所畜狗為里人所屠亦為之垂涕父病嘗糞及喪

致哀如前喪常痛父母異塋書不葬其親四字于座隅以自儆與異母弟相愛甚教養必先於諸子得其一善喜溢于色平居言不及生產獨喜言　國朝先正言行諄諄焉毋倦其有妄議論前賢者必正色而折之雅不喜交游雖素所善其人既貴輒引而自踈惟一峯趙公竹里俞公相與以心有耐久之風云公世家湖西少負能文聲京官之試士來者爭欲得公爲牓首有故人當主湖西試以所著二賦求質於公公知其意故就京試以避之湖西士大夫聞之皆自以不及也凡七發大小解竟不得意以戊寅十二月

其甲卒壽四十有四有詩文若干編理辭醇雅往往可諷也配李氏縣監其女擧五男錫垕錫奎錫基錫堂錫重錫奎用太學薦補 恭陵叅奉坐事罷遂不復求仕讀書著文七十而弗懈可稱公之肖子矣銘曰

公惟百善惟孝爲根孰傳孝子徵此銘言

刑曹判書 贈謚翼獻尹公墓誌銘 并序

上之四年戊申逆寇倡亂兵連諸路勢甚猖獗京師大震 上以北關爲憂起尚書尹公於田里往按撫之命以便宜從事以公曾按北節有愛于民且諳

邊情也公聞 命即行旣踰嶺北民老幼爭挽其車
曰尹爺復来吾屬無患矣公在途馳文州郡宣 上
德意曉以逆順人心大安疾驅入咸興鉤得方伯與
賊連謀十餘事具上之大臣李光佐陰縷其事白罷
方伯用公代之尋又奏改公廷議咸憤之然賊謀亦
頗敗折不遂北路以靖公之力也公諱憲柱字吉甫
坡平之尹自太師莘達八世爲大匡僕射遂爲大姓
考諱澤四山監役官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安氏文
成公裕之後而 贈承政院左承旨顯達女也公生
四歲知讀書甫及冠用文藝見推儕流中 肅宗癸

家舉進士補　顯陵寢奉例遷司宰監奉事戊寅擢
文科第一授成均館典籍移禮曹佐郞轉兵曹號辨
事當遷判書李公濡輒奏留之久不調踰年始入諫
院爲正言遷司憲府持平時內司以延安府南池折
入淑媛宮公以爲南池通國名勝溉民田至累千頃
又歲賦蓮子以供　御藥其利益　國家非他溝洫
比也夫奪一邑之利專於一家爲國計甚不便　上
悟亟允之當是時大臣秉國論者多懷祿顧瞻而已
已兇黨罷廢者驟被疏釋公累入臺數爲上言隄防
不可不嚴　上頗納之尋出爲揚州牧使未赴除

世子侍講院司書遷司憲府掌令選知製 教會
仁顯王后新薨而巫蠱事覺 上親臨鞫囚公啓曰
希載惡逆天地所不容而領議政南九萬不思懲討
之義妄引議親之法敢曰希載伏法東宮不安倡爲
邪說惑亂群聽柳尚運以按獄大臣壅蔽 天聽幻
弄獄情愛護逆豎徑請停鞫其謀國不忠之罪與九
萬均并請先罷其職又進曰東平君杭以 王室周
親締結希載綢繆交通之跡畢露於諸賊之招請杭
極邊遠竄窮覈其黨與明正典刑 上並從焉朝議
快之時鞫獄連月未竟李相國世白爲委官數引公

為問事郎見其筆翰并敏常嘖嘖稱善俄改文學兼
御營郎廳旋出為南陽府使踰歲以遞善 召還歷
獻納輔德掌樂院軍資監正甲申以司諫陞拜承政
院同副承旨序陞左副時 肅宗違豫久欲傳位
世子未淂群臣意一夕下軍號單子踏 大內字公
以該房獨啓繳還 上乃曰予誤矣改踏啓字以下
事亦遂已時議以公處變不惑韙之未幾除驪州牧
使不赴丁安夫人憂服闋祇養淂坡州牧使居一年
丁贊成公憂制終拜承旨兵曹參議俄出為星州牧
使以政最一道擢嘉善大夫以同知義禁府事徵還

其明年 上將幸溫泉會湖西大饑廟堂用公爲觀察使重其選也公方便措畫軍須無缺列邑晏然 上面賜奬諭且曰予以一路流丐付之卿卿其活之 公承 命惶恐首捐俸米累百斛歸之賑廳文告列邑各除官廩若干以贍飢民未數月流逋還集戶口如初繡衣馳啓褒之秩滿入爲漢城府右尹轉刑曹戶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還都承旨用 侍藥勞進資嘉義 景宗初由兵曹參判拜咸鏡道觀察使公以北路荐荒飭州縣追還逋泯毁運嶺穀以哺之又以耕牛種粮遍及南北諸邑勸令稼穡歲仍

大姦一境安堵又用老峯閔公故事修明冠婚之禮具其儀物置諸鄉校使行禮者取用之刊布經書以資儒士躬臨試藝以課其勤怠又慮關防踈虞簡鍊戎士賞罰以激厲之北人懷之樹鐵碑以頌德呼之曰尹爺翌年進秩資憲大夫以漢城府判尹 召入
朝於是奸壬始進用事 先朝舊臣屠戮流竄幾盡
公亦以北關事被誣殆死于獄然事竟無實按獄者遷延半年無所得遂勒配龍川北人聞者咸呼號奔走千里問遺者十餘輩越五年而今 上踐阼首蒙放還除判尹兼管籌司摠管金吾北使至差伴送使

旣復命用 東宮竹冊書寫勞進正憲大夫尋出平
安道觀察使痛塞防納轉毀以杜利源民力大紓以
時訓士鍊兵居朞年人皆挾策操弓以游食爲恥及
歸郡邑立碑頌德入爲刑曹判書奏讞平允郡民僉
然稱之 上知其能屢以疾告輒勉出之尋爲怨家
所誣謂公在關西時用白金四萬兩私貸譯商至上
聞行查事竟白然公竟引解翌年拜工曹判書辭不
拜一夕戒家人繕行具以軺車出楊山語人曰古人
有以刑部尚書致仕者吾可以知足矣亦可以知止
矣遂以二知名其堂居數月時事大變善類被斥去

者踵相屬人始服公先見間有除　命皆不起至戊
申寇賊內逼國勢孤危而北關按撫之　命至則義
不可終辭矣亂平還朝復謝病歸廣陵江上而公亦
久勞于外病日益甚靡藥不進曰死病豈有良醫哉
竟以己酉四月十六日卒壽六十九訃聞　上輟朝
二日謂邇臣曰尹其按撫之功大矣予將名用焉何
遽亡也嗟悼不已　命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以是年六月葬于廣州退村辛坐之原配貞敬夫人
趙氏士人重畳女二男一女男長慶一府使次慶運
女適進士李岳鎮慶一二子一女皆幼慶運一子光

輔一女適朴志源李岳鎮于演公風儀秀發器度弘偉外若和易可狎而中實確然有守幼時大夫人用馬伏波語以爲戒平生不言人過失居家循循有軌則皆可以示子孫及貴撫恤窮族悉爲之經紀喪婚惟恐急色之形於外也常戒諸子曰我以先祖德蔭致位宰相衣食及於僕隷而顧令先祖之子孫不免飢寒先祖謂我何爾他日居官勿忘吾言也歷試內外三十餘年恪謹奉公尤長於理劇動中機宜事成而人不擾其按西北兩藩專以節用裕民爲務所至府藏充牣每言于管下守宰曰吾儕韋值 國家無

事正當及此時廣儲峙以待緩急若事至而求辦害
民多矣有識者咸服其言至其晩年讒言罔極幾陷
不測而公未嘗一言自暴優遊田里殆若與世相忘
者而及受　命於危難之際則翻然而起不以老病
爲辭默運籌畫逆折奸萌使朝廷無北顧之憂一邦
措袵席之安而亦未嘗一言自伐斯可以識公所存
矣公卒二十九年　賜謚曰翼獻府使公列公行事
俾余誌其幽堂越六年文成而府使公已棄世矣嗚
呼悲哉銘曰
憲允惟　公識通器遠喬躬蹇遜自致崇顯出釐藩務

入叅廟議隨事著闕沛有餘地有寇射天北闕騷屑

孰撫我師煩公一出宣威布德力遏亂萌赤子龍蛇

民義始明　王曰来汝予嘉乃庸公惟逡巡歸卧東

岡進退由心素行弗惑惟能知足是遠殆辱嗟今之

世士鮮完節是用銘公不愧我筆

吳伯玉墓誌銘　并序

公姓吳氏諱瑗字伯玉其先海州人曾祖諱翮慶尚

道觀察使　贈議政府左賛成祖諱斗寅刑曹判書

以諫死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忠貞忠貞公季子工

曹正郎　贈吏曹叅判諱晉周娶金文簡公昌協女

以　爾宗庚辰生公叔父海昌尉諱泰周無子取以
子之妣　顯宗女明安公主也公七歲通孝經小學
通儻有遠器甫成冠試有司經義遇正郎公宿製公
曰士不可以欺主司則自製之竟得選海昌公聞而
喜曰吾喜其志之弗苟顧甚於得科也　景宗辛丑
中增廣文科旋以監臺親嫌黜癸卯選司馬戊申擢
庭試第一文聲大噪至遠方儒士皆以不識而爲愧
例授成均館典籍遷　世子侍講院司書上疏論講
學進德之要又曰欲善　世子莫如先修　聖躬父
之於子一念之微不得以隱焉願　殿下先慎乎其

獨自存乎心者至發乎言見乎行一於篤實光明必使心應其言言顧其行　世子視法於左右焉往而非正　上嘉之留其疏不下尋拜司諫院正言時國家甫平寇亂務安反仄而元惡在位如故大臣隨以俯仰號曰蕩平公慨然曰此論不破君不君而臣不臣吾敢愛死不言乎遂上封事極論之上下累千言人皆爲公危之然　上素知公戇止削其職於是直聲振朝廷久之不叙明年冬始調兵曹郎承　命廉問湖西還以書狀使燕道拜弘文館修撰陞校理修撰閔亨洙疏劾李光佐黨甲山公爭之出補利城

縣監居三月用館職 召還嘗侍講陸贄奏議 上
說其六蔽之說 命公書進公作六箴隨劄以上其
言總質無浮辭 上深納之公知 上銳意求治又
上劄勸 上以誠實立根基以剛毅勵志氣以宏大
定規模以嚴重尊體統虛心以孚情志舍己以勇遷
改恢量以祛忌諱遜志以受規蓋而卒皆本之聖學
又於各條之下附陳 聖德闕遺時政臧否人之賢
邪靡不極言直諒而溫厚可諷而傳也有識者讀之
咸曰此真儒臣也公在 經筵久務欲開廣 上聰
其論列動引經義往往切中時病 上亦察其忠頻

優容之公素惡吳光運之爲人嘗對　上指陳其姦
佞狀退又上疏言窺覘迎合以人主爲玩戲此眞無
禮於君者臣寧欲以笏擊之盖指光運也光運大恚
公仍乞解館職以謝光運竟得罷久之叙還玉堂兼
漢學中學敎授遷吏曹佐郎陞副應敎兼校書館校
理侍　上疏决論故址伯權益寬與賊連謀事情昭
著不宜從輕論　嚴旨特遞俄拜軍資監正未幾以
應敎擢授通政大夫爲承政院同副承旨歷司諫院
大司諫凡爲參議晝六曹常兼承文院副提調爲大
司成者六所選擧皆知名士士論翕然推之　上嘗

怒一儒生　命考名儒籍將罷之公以為　國家養
士有道今若按籍追名是以待庶民者待士也再上
章力爭時論多其得體尋以右副承旨除慶尚道觀
察使臺議謂公未試州縣不當遽授大藩遂力辭免
旋拜吏曹參議公厭居要地固不拜至下吏罷至三
始拜而非志也為副提學者四皆不拜然有當言未
嘗不言先是明史記　仁祖反正有誣言自　先朝
有使輒伸辨至是始竣事來朝廷議告　廟稱慶公
乃上言禮曰有事則告告　廟猶可也稱慶則未可
也我所以父母事之者今既論喪而無所因極乃不

免祈求於殊庭以 皇朝十六帝玉版金櫃之籍而
其筆削與奪乃籍於屬人之手此誠朱子所謂含冤
忍痛迫不得已之舉其可以是為榮而君臣上下動
色相賀乎言雖不用士論韙之翌年由吏曹參議進
秩嘉善大夫拜江華府留守未數月內遷守弘文藝
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拜漢城府右尹移工曹參
判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兼管
籌司未幾遇疾卒庚申十月十日也 上嗟悼不已
且曰文雅恭儉一心憂國廷臣中如瑗比者幾人歟
遣中使護喪自殯及窆皆有司治具墓于廣州月谷

坐午之原以元配權氏祔焉權夫人郡守定性女左議政文純公尚夏之曾孫有一女嫁南公弼繼配崔氏郡守寔女有三男載純洗馬載維縣監載紹二女嫁沈以鎮尹頤厚公清和豈弟中心見貌孝友於家忠信於人九歲服繼妣鄭夫人喪哀慕若成人自慟早孤每遇諱日踊擗之聲如在袒括與諸弟盡其愛教之必於詩禮貨財生產一不及於燕語也歲飢招集諸族貧者與之同爨入則語家人曰我有食無令客無食客無食無令我有食也有故人客死南中窮不能喪公以南庄穀傾囷以予之其急人之難多類

此然終身不以德於人者語人人鮮知者家事一委
之庶弟不問有亡食不粱膏衣不華纖州縣饋問少
過儀輒却之嘗有以人蔘遺者公謝曰甚幸無疾不
敢留也與人交氣仁而辭忠意有所合殆忘其身然
一有不可意望望然不可回也其愛士如嗜慾文酒
造請不避風雨善自傾下常恐不當其意然見善遷
之甚勇聞過改之不吝士亦以此重之喜爲山水之
遊意至輒一馬出不問遠近飲酒酣論古今治亂君
子出處之跡悲咤笑傲窮日夜不倦已又發爲文章
動盈箱軸其視世間榮辱得失無一動其心若其文

章信心而成不以雕績爲者然溫厚惻怛有風人之
旨有月谷集若干卷行于世公立朝常在 經幄常
欲以孤忠格 上心然 上方入蕩平之論卒不能
用公以公親臣有時望亦不肎舍之公旣不忍去與
人言往往泣下竟悒悒以卒公季弟曰瓚字敬父臨
歿顧之曰知我者若也後十餘年瓚以甲科入諫院
極論時事連十餘紙不窮曰皆吾兄志也卒以是竄
朔方之三江以死君子於是益哀公之志而悼公之
世銘曰

大人之言以格君赤子之心以善世斯見公所學之

正所志者大言卒不見用心卒不見白又曷若廢言休心翺翔乎一丘一壑嗚呼公嘗矢言于余頹尾求田未老告退子莫虛徐我則不可涕洟芳露襟余亦爲之泣下嗚呼世之論公者跡而已余之知公者心而已皦皦此心質蒼天而無怍盖公之遺跡也久矣

戶曹參判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兩臣字伯說延安之李故大姓而至文忠文靖文爾三世秉國文衡遂彬彬焉考諱成朝司僕寺僉正 贈吏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趙氏 贈贊成相畇女也公屢擧不得志四十始受仕爲四山監役官

歷郎尚方金吾出監井邑縣踰年去自 太廟令又監麟蹄縣爲治務去其病民者而民用不擾弊自去金子益先生自雪嶽馳書賀曰公之爲政諸葛治蜀法也尋遷判大丘嶺民名健訟公公聽而亟斷之俾訟者熄佐均田使改釐疆界吏民服其精核後又守咸陽郡令義城縣會歲大饑損食以哺民所活至累千陞富平府使不樂去居無何湖嶺賊起公避兵入嘉陵山中除宣惠郎不出尋由司僕寺僉正監原城縣民去亂甫耳公爲文諭鄉里曉告 國家德威間與父老儒生倣古鄉飲禮而燕醻之盖公爲吏不修

聲譽剛柔疎密隨其所處而常裕如也用治家褒擢
通政階僉知中樞府事歷五衛將敦寧府都正判掌
隷院事於是公年且七十子最輔官侍從推 恩進
資嘉善同知中樞敦寧府事漢城府右尹五衛副摠
管戶曹叅判或拜或不拜拜亦不久居也公以 顯
宗庚戌生今 上甲子卒將終不色悲惟書遺誡一
紙授二子而已配貞夫人尹氏承旨 贈叅判彬之
女甚有婦則先公一年以卒合窆于果川塘村坐辛
之原有三男恒輔無子早歿取族子述源為子最輔
今漢城府判尹益輔叅判二女適 贈修撰南有常

士人申輿公性孝友自悲父母之不卒養也事季父
觀察公如谿判公在撫季弟禮安君如趙夫人在即
其事亡者而其事生可知也公貌嚴而内慈與人言
豁然出心腹施人於窮而不自為德故折人於衆而
人不怨家居遠聲色杯杓高冠博衣恂恂然長者乎
及其誘發後生談論頗溢於世道平陂人物邪正辨
之瞭如甚可聽也自蕩平之論起公私獨憂曰朝廷
又生一黨矣未幾士類皆以黨見擯而擯之者自為
黨識者服其先見子判書公兄弟從子今左相公皆
及公時顯用矣一時榮之而顧公怵然如有所畏人

以是益賢公公性嗜書尤喜爲詩其詞多出於傷時寫意往往可諷也嗚呼余以故人子習公於童兒至鬚髮蒼然矣每一見必獲一言之誨不虛歸也及今十年之間先人執友凋謝殆盡故家風流邈然不可復見則時時與判書公群從語及疇曩未嘗不盡焉以悲也今於幽誌之托不可以不文辭銘曰

爵焉有公孫矣或嗇于齒齒焉有頤期矣或艱于子子焉有振蟄於公矣亦鮮克顯父母伊施之豐維德之受銘言在珉我思黃耇

忠州牧使 贈吏曹參議洪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重楷字士式洪氏之先出安東之豐山縣族大而多賢有曰大司憲諱履祥最顯 宣祖時是爲公高祖曾祖諱霙禮曹參判 贈領議政祖諱柱元尚宣祖女貞明公主封永安尉考諱萬衡弘文館校理妣閔氏觀察使光勳之女公年十二拜同春宋先生于京邸言動甚有度賓客皆屬目焉先生亦爲之嗟異及長受學于舅氏閔文忠公又游尤菴宋先生南溪朴文純公門俱見禮焉既而選進士除 世子洗馬仕滿轉內贍寺主簿遷工曹佐郎敦寧府判官由工曹正郎出監金川縣縣尋陞爲郡而公陞爲守金

為西路冠盖之衝公約已以寬民至此使過境而民
不知歲荐饑而民不驚於是御史俞公命䢖方伯申
公鉦相繼褒聞於朝而冢宰洪公受濃李公濡俱稱
其惠政宜有異賞以勸之將進秩通政者公力辭乃
止尋擢忠州牧使忠故湖嶺間雄州也以試公為大
用漸也忠賦多而吏猾府庫過半為所侵耗而官家
擁空簿莫之覺公素聞其如是也至則下令曰某日
閱某倉某日反某庫其耗失甚者梟監吏一二人首
以示衆吏素慴公威明聞令下人人惴恐先期一日
公出飲州之北里酒食已暴疾歸至期猶出坐州倉

集群吏出穀粟計之未半而疾又作輿而入未幾而卒壽四十有七 肅宗三十年甲申六月也其明年忠州討捕使李漢珪鉤得諸倉監若吏毒害公狀致獄取供藏毒酒食中有驗當斬會有緩賊者卒皆斃獄中國人憤之公少而孤游諸長者間服事如子弟而所與友者又皆一時名勝其言論常傳於名義可誦於世尤菴爲穆黨所誣迸竄海島而救之者先中其螯公倡多士顯訟之尹拯之徒譏詆師門聲勢甚張人莫敢攖其鋒而公與同門再上章痛辨之士大夫咸倚重之有士林事以爲非某莫可也盖公孝弟

於居家清慎於爲官不獨資性然取善於師友者爲
多而世之論者槩以良吏蔽公是烏足以盡公哉元
配李氏縣令恒之女男良輔繼室李氏士人之老女
男允輔府使女適縣監俞郁基良輔三男昌漢觀察
使公之淂　贈吏曹參議以其貴也章漢主簿達漢
夭允輔三男紀漢維漢進士早卒紳漢昌漢男樂純
樂春章漢男樂淵紀漢男樂善公墓於坡州泉峴之
原而舊無誌樂純以觀察君所爲狀來謁銘銘曰
昌言衛正維士之臧餘事治民亦吏之良遠器短世
惜不大受有欲識公視厥師友

吏曹參議 贈吏曹參判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鏛字翼仲平山之申皆祖壯節公崇謙世有顯人遂為大姓曾大父諱敏一大司成大父諱㤿府使贈判書諡忠貞考諱命圭執義 贈判書妣南氏司禦好學之女公以 顯宗壬寅生弱冠選進士初授氷庫別檢遷義禁府都事侍 上治蠱獄擬差童蒙敎官仕滿陞廣興倉主簿由戶曹佐郎出令義城縣數年去尋擢文第乙科時公年踰四十朝中相賀以得人已又恨得之晩也歷禮兵郎為侍講院司書轉司憲府持平承 命廉問湖南黜汚吏條弊事歸奏

而施行之南民賴焉未幾入弘文館侍　經筵每勸
上正綱紀嚴辦慝而必歸本於　上心間因文義指
陳時事　上輒傾納焉試士嶺南還復入館職時兵
曹判書李寅燁新拜文衡相臣徐宗泰之薦也物論
大駭將並與薦者而攻之領相崔錫鼎即叅解寅燁
文衡公言其尉薦其請解俱出於私仍指斥三司之
不言者被　嚴旨遞自此見忤於時議不復入三司
居三年始拜修撰兼中學教授改校理臺臣李德英
請復己卯科　上以問公對曰此科以　莊陵復位
稱慶而設者全榜見削典禮有缺　上即允之又言

崔錫鼎類編禮記雖 命毀去印行者已多僭妄之
書不宜流布請令有司悉收火之從之遷吏曹佐郎
當政力持清議至擲筆徑起被推兼 世子文學漢
學教授常帶知製 教還校理會有儒生論尹拯事
被罪玉堂救之 上疑其黨并竄逐之公爭之曰言
議與偏黨似同而實異若不問其是非枉直凡有言
議槩以偏黨疑之其爲弊有甚於黨矣 殿下每以
與奪威賞箝制一世待臣隣無乃薄乎 上愈怒不
納而拯黨皆側目矣於是趙泰億嗾臺官言其與鄭
澔結爲血黨傾陷朝紳近日諸臣疏啓皆其指使至

請削黜　上允之久之叙陞彌善故事吏部郎不越次陞品黨人怨公使不得復秉銓筆也除奉常寺軍資監正辭不拜充燕使書狀官以疾免尋以館職兼輔德乃上疏力辭曰臣目見朋黨之禍必至於亡國妄欲隨事激揚仍以見忤於時人非一事也且曩日言事儒臣雖蒙收叙時議之操切益苛臣以伸救之人獨安可翺翔邇列哉下吏罷旋復拜時泰億使日本貪汚事覺事連政部判書趙泰耇與參議李大成謀引參判李健命以自解公惡其用心傾巧投劄劾之　嚴旨罷尋叙司僕寺正遷副應教陞應教轉議

政府檢詳舍人由司憲府執義擢授承政院同副承
旨由禮曹參議求外為春川府使尋入拜成均館大
司成改參議吏曹銓注為清如為郎時卒為黨人所
詆驟章淂解旋授大司諫遞參議工曹時公疾已病
矣臨卒書遺誡授二子親友來訣所言惟國事壽五
十有四實乙未十月十七日也翌年正月葬于麻田
郡某原後以子恩建貴推恩 贈吏曹參判公性通
和與人無滯然喜名節見義必為博學善譚論愈出
愈不窮鳴巖李公海朝簡亢少可常謂在朝翼仲在
野子益為吾畏友也立朝遇事輒言卒無依違色以

是見重於士論然特為時人所忌嫉累見困躓而公則一此道無變也盖其偉器高識自在三司已負廊廟之望文章亦各擅其長當世諸公數館閣大手必先舉公而又以不究大用為世道惜焉夫人金氏進士弘揖女舉二男一女長思廸牧使次思建大司憲大司諫李亮臣其壻也牧使無子取族子謨為嗣大憲一子詒有文行早死厥有五子光蘊光直光溥光遜光素李大諫子曰獻輔進士敏輔郡守銘曰

冲和之蘊乎中兮猶蘭之在珮醇之入肚兮義勇之形諸外兮如水之臨壑矢之發弦兮展如之人兮生

而為一世之望歿而有百身之哀兮我銘孔昭兮維
君子之名弗與石俱埋兮

禮曹判書鄭公墓誌銘 并序

余觀世之君子少壯時稍能以志節自喜及其年老官成閱世變滋多則鮮不刓方而就圓者矣夫惟劉者為能愈老而愈壯不易其操若故大宗伯鄭公殆其人歟公諱亨益字時謙東萊人 肅宗丁卯用詞賦選司馬甲申以 明亡之歲也合諸生請祠 神宗皇帝 禁苑之有皇壇自公疏倡之也尋補 穆陵參奉遷 世子洗馬陞宗簿寺主簿由工曹佐郎

出令金溝縣自戶曹正郎出守金堤郡己亥擢增廣
殿試第一以資窮陞通政時年五十有六朝廷之望
公來久矣及得之皆喜已又恨其晩也甫唱第薦授
東萊府使踰年以疾去歷刑工曹參議承政院承旨
景宗初去官在野時一鏡用事請爲 上私親定號
立祠而崔錫恒等勸 上從之礪鋒刃以胥言者公
聞即日入城抗疏言 殿下即阼踰年未敢輕議此
擧者誠以事係 先朝恩不能掩義也今之臣子亦
先王臣子雖欲阿諛於 殿下獨不嚴憚於 先王
乎一鏡何足言受 先王恩遇爲 殿下大臣者從

以和附他日地下將何面以拜 先王竟坐是竄金
海直聲動朝廷今 上元年起謫中拜掌隷院判决
事轉司諫院大司諫乃上疏曰 殿下躬堯舜之孝
盡諒闇之禮群下孰不悅服第幽獨隱微之地人所
不聞不覩而其幾已動故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願 殿下克篤謹微慎獨之工以立天德王道
之本焉仍極言自古宦妾之爲禍以宮禁私逶爲戒
又擧兇黨鵠張時文蔭中持論反復者十餘人請並
澄汰 上始下嚴旨左相閔公鎭遠言此臣老尚慷
慨可奬不可折遂 命叙用拜户曹叅議遷成均館

大司成未幾擢授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盖公言雖不用 上內嘉其直也公在職遇事必言不以老爲解以至 上躬闕遺無所避諱 上亦知其忠雖怒時往往稱其剛直然性不能容人彈刺不饒權貴不爲故舊地故人皆畏憚之見嫉者衆遞拜工曹叅判提擧備局槐院內資寺觀象監與修 景宗實錄景宗祔 太廟以都承旨進階嘉義冬奉使赴燕先是明史有誣及 仁祖語朝廷屢遣使辨之不能得至是始得請 上亟嘉之在道拜都承旨旋授江華府留守以姻嫌遞拜平安道觀察使會兇黨復用事

以諫長時疏劾公請安置絶島而其指以為罪者公
疏中所無語也 上始命遠竄旣而察其誣因赦
特放三司群起爭之竟 不允自是退居田里者四
年始還牒叙拜漢城府左尹同知義禁府春秋館事
由刑曹叅判出按圻輔移咸鏡道觀察使以咸北路
關防請行春秋試才激勸將士申明學政敎養儒士
守宰武閫之有犯科者貶斥不少饒一路肅然居二
年引病遞明年公年七十用子修撰君故侍從 恩
進資憲大夫入耆社尋判刑曹先是 上因事下敎
謂諸黨中皆有逆會公自北關歸則上疏曰 殿下

常戒廷臣勿淂以逆名輕加於人意甚盛也今忽
親出王言并驅諸臣於亂逆何哉臣於曩時屢陳討
逆之論而 殿下以臣為有執实逆而謂逆固也安
有非逆而勒謂逆乎今臣意見言議與曩時無異亦
一黨逆人烏可盤礴於六卿之列哉 上不賜答命
還其疏諫長李匡世等迭出請譴亦 不從公屢辭
淂解未幾歷漢城府判尹議政府左右參賛與諸宰
請復故相金公昌集官爵 不許以禮曹判書伴送
北使還已有疾丁巳春承 命鞫囚至夜疾暴革以
二月三日卒距其生甲辰壽七十有四 上震悼賻

隧出例外以子原從功　贈議政府左賛成四月葬果川先兆負未之原鄭氏大顯自文翼公光弼為中廟元臣林塘公惟吉水竹公昌衍繼文翼為相門閥甲吾東水竹生吏曹叅判廣敬是為公高祖曾祖諱至和察訪　贈叅議祖諱載厚牧使　贈叅判考諱濟先持平　贈判書妣李氏判官尚淵女也初判書公坐事謫南荒公屢撃鼓訟冤不報自以生不能脕父罪籍為殁身戚祭之日哀慕冤號如在袒括時鉶豆之盛必致常所嗜好非甚病不攝也撫弟妹訓子孫皆可為有家者法盖自居家至居職自有規度

不失尺寸有言責以不言為耻有官守以尸官為愧當國論一變士大夫始稍自持者或弛操以循時而乃公守其故不易寢與世疎自修撰君卒益忽忽無樂於世闔户謝客以耕圃詩酒終焉不佞少時嘗見公於青門逆旅時公已老髮無可白而氣貌峭亮目爍爍射人雖橫流在前要其中有以勝之者夫人洪氏府使九叙女判書處亮之孫後夫人金氏通德郎相器女皆有婦德並祔公而墓洪夫人四女適庶尹俞斗基左尹金濰判書俞㝡基郡守金漢明金夫人一男一女男弘祥以弘文館修撰言事謫靈巖遇赦

未還而卒厥有一子曰存中令縣令女適承旨權道

銘曰

士在少壯百善可力惟老而劉必資天植矯矯鄭公

邦之司直白髮丹心昌言義色凡今之人羊質豹文

何以識公徵此銘言

雷淵集卷之二十